



宋文紀卷第十一

晉陽張煊

燕中周維新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顏延之

字延年琅邪臨沂人歷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與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江左

稱顏謝焉

請立渾天儀表

張衡創物蔡邕造論戎夏相襲世重其術臣昔奉使入關值大軍旋旆渾儀在路肆觀竒秘絕代異寶旋及王府考諸前志誠應夙聞尚書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崔瑗所謂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經志所云圖

憲所本故體度不渝精測尚矣則七畧運變無匪康
時九代貞觀不絕司曆臣夙懷末意懼於非任今忝
惟職統敢昧死以聞

武帝為相國有上渾儀表
延之此表亦上晉帝也

拜永嘉太守辭東宮表

抗志絕操毛陸謝芻代食賓士何獨匪民

又為齊景王世子臨會稽郡表

此郡歌風蹈雅既髣髴於淹中春誦夏絃實依備於
河上頃者以來稍有訛替可推擇明經式寄儒職使
琢玉成器無爽昔談鑄金待價有符舊說

上文帝自陳表

延之為荀赤松奏劾訟持復為
秘書監光祿勳太常性既褊急

兼有酒過肆意直言然居身清約不營財利
元嘉二十九年上表自陳不許明年致事

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也愚心常
謂為虛方今乃知其信臣延之人薄寵厚宿塵國言
而雪効無從榮牒增廣曆盡身彫日叨官次雖容載
有塗而妨穢滋積早欲啓請餘算屏蔽醜老但時制
行及歸慕無賒是以悞冒愆非簡息干黷耗歇難支
質用有限自去夏侵暑入此秋變頭齒眩疼根痼漸
劇手足冷痺左脾尤甚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賴
服比倦悸晚年疾所催顧景引日臣班叨首卿位尸
封典肅祗朝校尚慝匪任而陵廟衆事有以疾怠宮

府觀慰轉闕躬親息奠庸微過宰近邑回澤爰降實
加將監乞解所職隨就藥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稟
恩明世負報冥暮仰企端闡上戀罔極

上孝武帝謝子竣封建城侯表

伏見策書降錫息竣開國建城縣侯爵踰三等戶越
兼千生邀洪禮身茂盛世闔宗革聽盡室改觀誠慙
末品誤參其泰臣聞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忠教善信
臣實負其前誥能仕志政竣固暗於明試徒以數遇
會昌消憂啓聖幸與靈祚福德共從義勲分賞執珪
登朝析金受邑慶重慮愆恩往懼積非臣耄蔽所任

圖報豈竣庸薄所能奉服

弔張茂度書

茂度名裕以字行吳郡吳人歷會稽太守

張敷字景胤吳郡人高祖以為世子中軍參軍後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軍長史司徒左長史未拜父邵為吳興太守亡報以疾篤敷往奔省自安都至吳興凡十餘日不進水漿葬畢毀瘠成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哀勸未替而卒延之書弔茂度

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
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比雖艱隔成阻而情問無睽
薄莫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謂中年奄為長往聞問
悼心有兼怛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寶一旦喪失
何可為懷 宋書

與王曇生書

王弘之卒延之欲為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稱吏部尚書

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毫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叙德為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

宋書

與王微書

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而工篆隸者自以

書巧為高

王微敘畫○南齊謝赫古畫品云史道碩與王微並師荀衛王得其意史得其似

為孝武帝贈袁淑詔

淑為太子左衛率元凶劾弒逆其夜在省不從見殺

世祖即位以顏延之為詔

夫輕道重義亟聞其教世敝國危希遇其人自非達

義之至識正之深者孰能抗身衛主遺身固節者哉

故太子左衛率淑文辯優洽秉尚貞慤當要逼之切

意色不撓厲辭道逆氣震凶黨虐刃交至取斃不移

古之懷忠隕難未云出其右者興言嗟悼無廢乎心

宜在加禮未旌宋有臣焉可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

公

又詔

淑及徐湛之江湛卜天與四家長給廩祿

袁淑以身殉義忠烈邈古遺孤在疚特所矜懷可厚

加賜卹以慰存亡

武帝謚議

以爲聖哲同風功美殊稱蓋出乎道者無方故刑于物者不一伏惟道塞人神信通期運愛敬所稟因心則遠英粹之照正性自天體苞潛躍慮周卷舒龍德在陰雖艱貞而不悶因時而惕故有來以必亨在晉之季皇途荐阻櫬槍于紀璇璣失馭天鑒靈武民屬聖明不假十室之資不籍百乘之賦首義馳風一鼓靜亂滌除秦階消殞薄蝕斯亮登庸之基經綸之始者也內難雖攝外圖未輯河華海岱負固相望荆濮燕亳侯服交侵眷言帝畿思康王路戎不再駕遺珉卽序斥候之所未羈亭徼之所不譯莫不飾誠請罪

款塞來賓故能洒掃中嶽致廟九山神道會昌寶命旣集損之而益後身愈先旣而儀形帝載揖讓天歷改玉乎文祖班瑞于神宗貫革寢機文武措笏故辰居兩楹坐一八表國訓成均之學家沾撫辜之仁大美配天必終之以儉德道固萬葉猶申之以話言允所謂教思無窮樹之長世取高上代顧邈前王矣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皇后諱齊媯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湛之庶

女適太祖生太子劭謚曰元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粵九月二十七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也龍輶纒

綉容翟結驂皇塗昭列神路幽巖皇帝親臨祖饋躬
瞻宵載飾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珩珮悲黼筵之移
御痛翬禴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累
德述懷其辭曰

倫昭儷升有物有憑圓精初爍方祇始凝昭哉世族
祥發慶膺秘儀景胄圖光玉繩昌暉在陰柔明將進
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
素章增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王風始基殯德
惠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載謠南國伊昔不造
鴻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曜紫闈

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
物綜圖史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壺政穆宣房樂韶理
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騰
上清眺側有來斯雍無思不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晰
象物方臻眡禋告沴太和旣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
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戒涼在肄杪秋卽窆霜夜流唱
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跡噉噉儲嗣哀哀列辟
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
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按節服馬顧轅遙酸紫蓋
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謹

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陽給事誄

并序○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衆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司馬陽瓚堅守不降爲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延之爲之誄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獯虜間釁劇剝司兌幽并騎弩屯逼鞏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罷困

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沉城佻身飛鏃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狗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狗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旣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勲苟有槩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苦夷致果
 題子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勲雖廢邑氏遂傳
 惟邑及氏自溫徂陽狐續既降晉族弗昌之子之生
 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溫敏肅良如彼竹栢負雪懷霜
 如彼駢駟配服驂衡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堙阻
 灑洛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南埃路無歸轄野有委骸
 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憬彼危臺
 在滑之垆周衛是交鄭翟是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
 憑巘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料敵壓難
 時惟陽生涼冬氣勁塞外草衰邊矣獯虜乘障犯威
 鳴驥橫厲霜鏑高輦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
 投鞍爲圍翳翳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闕
 卒無半菽馬實拊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子
 在困彌達勉慰瘵傷拊巡饑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
 義立邊疆身終鋒括嗚呼哀哉賁父隕節魯人是志
 汧督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于以贈之
 言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
 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

并序延之爲始安郡道經尋陽常
 飲淵明舍及淵明卒延之爲誄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

實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
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
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 禹錙銖周漢而絲世浸遠
光靈不屬至使青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
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
所以昭末景泛餘波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
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
在衆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
井曰不任藜藿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
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

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
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
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
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有詔
徵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
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
淑貞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
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已之操有合謚典無愆
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詞曰
物尚特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乎若士

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
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而能峻
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
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
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
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去官
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詩歸來高蹈獨善
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烟暮靄
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
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閒遷延辭聘非直也明

是惟道性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
謂天蓋高胡讐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
疾維疢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非恤
僚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尊遺占
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計却賻輕哀薄歛遭壤以穿
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
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
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闕哲人卷舒
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
違衆速尤迥風先蹙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叡音永矣

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
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如彼康惠
嗚呼哀哉

祭屈原文

延之少帝初為正員郎兼中書尋徒員外常忤徐羨之等出為始安太守

道經湘潭為湘州刺史張邵弔屈原文以致其意

維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
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
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
薰而摧玉纈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
辰之缺溫風怠時飛霜急節羸羊邁紛昭懷不端謀

折儀尚貞茂椒蘭身絕郢闕跡徧湘干比物荃蓀連
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穎實發望
汨心歛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為張湘州祭虞帝文

惟哲化神繼天作聖藏器漁陶致身愛敬是以二妃
嬪德九子觀命在麓不迷御衡以正唐歷既終虞道
乃光咨堯授禹素俎采堂百齡厭世萬里陟方敬詢
故老欽咨聖君職奉西湘虔屬南雲神之聽之匪酒
伊葦

祖祭弟文

闔棺窮野啓殯中荒靈影夙滅筵寢虛張人往運來
自秋徂陽蕃蘭落色宿草滋長孰云不痛辭家去鄉
爾之于役爰適茲邑上秋告來方春佇立如何不弔
吉違凶集六親懂心姻朋浩泣我雖載奔伊何云及
未懷在昔追亡悼存惟兄及弟瞻母望昆生無榮熾
沒望歸魂令龜吉兆祖櫬東旋靈輅次路嚴舟在川
廓然何及痛矣終天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

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延之作序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

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
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
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
上以叡文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
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晷緯昭應
山瀆效靈五方雜遝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擇之於
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靡肆教
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
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輜車朱軒懷荒
振遠之使論德于外蘋莖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

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列燧千城
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廻面受吏
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將徙
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
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躔胃維月軌肅陸皇祇
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
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歷
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
巖墜右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塵苑太液懷曾山松石
峻境蔥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

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帷接栢闕水環階
引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胤緹騎
搖玉鑿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
也旣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着
藪芬藉觴醴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
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
文飾轡青翰侍御華裔殷至觀聽鶩集揚袂風山舉
袖陰澤靚裝藻野袷服縵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
內者矣上應萬壽下禋百福帀筵稟和闔堂依德情
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摠駟聖儀載佇悵釣臺之未

臨慨艷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
宴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
歟

赭白馬賦序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豈不以國尚威容軍馱趨迅而
已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是以語崇其靈
世榮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五方率職四隩入貢秘
寶盈於玉府文駟列乎華廐乃有乘輿赭白特稟逸
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聖阜服御順志馳驟合度齒
歷雖衰而藝美不忒襲養兼年恩隱周渥歲老氣殫
斃于內棧少盡其力有惻上仁乃詔陪侍奉述中旨
末臣庸蔽敢同獻賦

白鸚鵡賦序

余其職崇賢預觀神秘有白鸚鵡焉被素履玄性溫
言達九譯絕區作玩天府同事多士咸奇斯賦

大筮箴

余因讀易偶意著龜友人有請決遊宦務志卦有咎
占故作大箴以悟焉先王設筮大人盡慮卦遭同人
變而之豫先號後笑初睽末遇時至運來當在三五
功畢官成幾乎衍數慶在坤宮災在坎路不出戶庭

獨立無懼違此而動投足失步無情爾儀靈骨有知
無曰余逆神筴不豫南人司箴敢告馳騫

家傳銘

曠彼琅邪實唯海宇誰其來遷時聞遠祖青州隱秀
爰始貞居內辭鼎府外秉邦閭建節中平分竹黃初
刑清齊右政偃營區葛嶧明懿平陽聰理式薦公庭
或登宰士列美霸朝雙風千里華萼之茂於昭不已

新喻侯茅齋贊

草草作壯采茅昭儉哲人素節貴而能貶羈結茨危
臨涯隙

蜀葵贊

井維降精嶠絡升靈物微氣麗夫車之英渝艷衆葩
冠冕羣英類麻能直方葵不傾

碧芙蓉頌

澤芝芳艷擅奇水屬練氣紅荷此符縹玉擢麗滄池
飛映雲屋實紀仙方名書靈躅

赤槿頌

日御北至夏德南室玉蒸榮心氣動上玄華縑間物
受色朱天是謂珍樹含艷丹間

七繹

北岳孤生剗迹埋名身間事盡道畜山局東國進士
謬與遷焉其居也依隱堪陰結架清深岩屋橋構墜
道相臨寒榮隴首綺飲江濤客曰周以岩廊匝以綵
房木寫雲氣土秘羣芳旣旋天而倒井又斲貝而鏤
方松山箭渚藥苑香林梁澗道以高濟
岩塏而上
尋客曰若夫丹山之奧金門而秘地首岷銅川上汶
泗裁石成音調金爲器故列真玩其微鳴辭人賦其
清懿若乃梓漆簡聲麗容呈才陳舞態開吹臺獵悲
風遡秋埃旣而昵賓獻壽中人奉膳有悄者顏弗怡
高殿視華鼓之繁桴聽邊笳之嘶轉飛朱鷺以首引
逮玄雲而終變然後簪珥搖暉莊服流洒抗妍歌以
跼躡揚輕袖而翳面雜紛披於巾拂遞間關乎槃扇
範連珠

天馬狀

降靈驥子九方是選白驥朱文綠虵紫燕水軼驚鳧
陸越飛箭遇山爲風值雲成電

庭誥

延之元嘉中罷永嘉郡屏居里巷不豫人
間者七載爲庭誥之文沈約刪其繁辭存

其正著于
宋書本傳

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遠也吾年居秋方慮先
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若立履之方規墜之明
已列通人之規不復續論今所載咸其素畜本乎生
靈而致之心用夫選言務一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
者蓋以網諸情非古語云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
之羅無時得鳥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
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
心是以昔之善爲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尋戶
之身而以天地爲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爲量觀夫

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制每以不朽見銘繕築
未迹咸以可久承志况樹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
經遠乎曰身行不足遺之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
責弟悌務爲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
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
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
人皆由損夫內居德本外夷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逾
嘿器重一時體之茲冲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
物淵泰入道與天爲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欲
人出已知柄在虛求不可校得敬慕謙通畏避矜踞

思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達論問宣
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爲貴以辯畫
所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不出於戶牖自以
爲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
感苟銳之志馳傾軼之望豈悟已挂有識之裁入修
家之誠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
此者吾不願聞之矣凡有知能預有文論不練之庶
士校之羣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
呻吟於牆室之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
妲語以敵要說是短筭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值尊

明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
則恍若迷塗失偶厲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腴嘿而
歸豈識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
之廢爾其戒之夫以怨誹爲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
喪多見誚耳此蓋臧獲之爲豈識量之爲事哉是以
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懟譏每下愈發有尚於君
子者寧可不務勉耶雖曰恒人情不能素盡故當以
遠理勝之么竿除之豈可不務自異而取陷庸品乎
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
以一時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

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天道若人
厚富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
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
橫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爲未達至分蠶溫農飽民生
之本躬稼難就上以僕役爲資當施其情願庀其衣
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饗後之捶責雖有勸
恤之勤而無霑曝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
費以息流議量時發歛視歲穰儉省膳以奉已損散
以及人此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爲
上立長多術晦明爲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
畎畝明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
霆猶不禁其欲雖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
將不勝甚耶故曰孱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禮道尚
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爲厚刻則物相爲薄耕收誠
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不以居心也含生之氓同
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遂使業習移其天識世
服沒其性靈至夫願欲情嗜宜無間殊或役人而養
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奧有竈齊侯蔑寒犬馬
有秩管燕輕饑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
德厭滋旨而識寡嗛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膚

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慎其濫惠
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雖爾眇
末猶扁庸保之上事思反己動類念物則其情得而
人心塞矣抃博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謔適坐之方
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尅瞻彌喪端嚴况遭非
鄙慮將醜折豈若拒其容而簡其事靜其氣而遠其
意使言必諍慝賓友清耳笑不傾撫左右悅目非鄙
無因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
哉嫌疑心誠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
剛之斷而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嘖咲入戾期變犬
馬則步顧成妖况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
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壁光澤
相如而倍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游道雖廣交
義爲長德在可久失在輕絕久由相敬絕由相狎愛
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
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疎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
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
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眚者幾旣眚旣病將蔑其正
若存其正性紓其妄發其唯善成乎聲樂之會可簡
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旣弊

既背將受其殿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可爲和中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積取無謀實竝散千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丹愛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浮華怪飭滅質之具竒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慕傾人顧盼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若覩其淫怪知生之無心爲見竒麗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自止夫數相者必有之徵既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二德稟體五常二德有竒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爲人寧無叶沴亦猶生有好醜死有天壽人皆知其懸天至于丁年垂遇中身迂合者豈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恥以身爲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爲害則薰心智耗真情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烟而妨火桂懷蠹而殘桂然則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去明即昏難以主一日其以中外群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之者不患深故藥之者恒苦術淺所以毀道多而義寡頓盡誠難每指可易能易每指亦明之末廉嗜之情不同故畏慕之情或異從事於人者

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人爲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己所謂然而彼定不然奕碁之蔽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嘖之蔽將求去蔽者念通作介而已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况在闕薄難用筭防接應之方言必出己或信不素積嫌間所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于此何處逃毀苟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默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嗚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惟形色羸厲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踈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琴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義必出隱交賴相盡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丘岳一言中志則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友金石可弊豈待充其榮實乃將議報厚之筐篚然後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忽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蠶穡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爲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自埋於民自

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使陵侮不作懸企不
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人以有惜爲質非假嚴
刑有恒爲德不慕厚貴有惜者以理葬有恒者與物
終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
不恒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懃斬結納
及聞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竊以成釁朝
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歎今猶叛戾斯爲甚矣又
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依
人揚聲曲存稟仰甘赴塵軌衰沒畏遠忌聞影迹又
蒙之毀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已拙自崇恒輩罔顧
高識有人至此實蠹大倫每思防避無通閭伍覩驚
異之事或無涉傳遭卒迫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已
發將尸謫人迫而又迂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
逼如裴遐可稱深士乎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
於褊量而止於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
以恬漠爲體寬愉爲器者美矣大喜蕩心微抑則定
甚怒煩性小忍卽歇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
懸人將自止習之所變亦大矣豈惟蒸性染身乃將
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
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

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污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能以懷道爲人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爾或云貧何由樂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我自喪之未爲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溫飽之貴所以榮生饑寒在躬空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通理所用凡生之具豈閒定實或以膏腴天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與不由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歲愈噉量腹

而炊豐家餘食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况心得復劣身獲仁富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合饑業席三屬不能爲寒豈不信然且以已爲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四游而幹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爲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交道唯懷曲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移前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三人至生甞有之識幼壯驟過衰耗驚及其間天

鬱旣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無幾柔麗之身亟委土
木剛清之才遽爲丘壤回遑顧慕雖數紀之中爾以
此持榮會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平進退我生遊
觀所達得貴爲人將在舍理舍理之貴惟神與交幸
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慙欲使人沈來
化志符往慙勿謂自賒日鑿斯密著通此意吾將忘
老如固不然其誰與歸值懷所撰略布衆脩若備舉
情見顧未書一瞻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
自著燕居畢義

又太平御覽引
顏延之庭誥

觀書貴要觀要貴博博而知要萬流可一詠歌之詩
要其連類含章比物集句采風謠以達民詩爲之祖
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輔制衰王微辭豈旨貽意
盛聖春秋爲上易首體備能事之淵馬陸得其象數
而失其成理荀王舉其正宗而略其象數四家之見
雖各有所志總而論之情理出於微明氣數生於形
分然則荀王得之於心馬陸取之於物其無惡迄可
知矣夫象窮數則太極者人心極而神功彰若荀王
之言易可謂極人心之數者也

又

荀爽云詩者古之歌章然則雅頌之樂篇全矣是以後之詩者率以歌爲名及秦勒望岳漢祀郊宮辭著前史者文變之高制也雖雅聲未至弘麗難追矣逮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是假托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摯虞文論足稱優洽栢梁以來繼作非一纂所至七言而已九言不見者將由聲度罔誕不協金石至於五言流靡則劉楨張華四言側密則張衡王粲若夫陳思王可謂兼之矣

又此段御覽在舉無失度下

欲求子孝必先爲慈將欲弟悌務念爲友雖孝不待慈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倘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枚叔有言欲人勿聞莫若勿爲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論語云內省不疚何憂懼耶

荀赤松

劾顏延之奏

延之起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赤松爲尚

書左丞上奏訟持復爲祕書監光祿勳太常

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傍詔恩拒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

無已交遊闕茸沈迷麴蘖橫興譏誚詆毀朝士仰竊
過榮增憤薄之性私恃顧盼成彊梁之心外示寡求
內懷奔競干祿期遷不知極已預讌班觴肆罵上席
山海含容每存遵養愛兼雕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
節日月彌著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恥况聲非外求
問由已出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
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曜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
實妄干天聽以彊凌弱免所居官

宋書○馬南史
作言著作甚

宋文紀第十一

宋文紀卷第十二

晉陽張焯

燕中周維新

訂閱江東梅鼎祚纂輯

范泰

字伯倫順陽山陰人晉豫章太守甯之子仕
晉度支尚書兼司空入宋歷左光祿大夫

爲宋公祭嵩山文

劉裕敬薦中嶽之靈惟嶽作鎮中畿擬天比峻降祉
發輝宣和陰陽道達幽微旣曰輔順亦厥違霜露
所均萬人是依不以虛薄志歸不庭仰紆國恥俯拯
黎甦望嶺懷仁踐境延情金壁之贈愧懼交盈思樂
時雍終憑威靈舊都旣清三秦期廓豈惟人謀亦仰

冥略逝將言旋自雍徂洛何以寄懷一卮清酌珪璧
云乎深誠攸託

建國學表

高祖受命明年議建國學以泰
領國子祭酒上表時學竟不立

臣聞風化興於哲王教訓表知至世至說莫先講習
甚樂必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無遠
負糧忘艱安親光國莫不由此若能出不由戶則斯
道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渙汗學制旣下遠近遵
承臣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告始盛業初基天下
改觀有志景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
非一塗而已臣以家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

宣大宋之風弘濟濟之美臣論合選之家雖制所未
達父兄欲其入學理合開通雖小違晨昏所以大弘
孝道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弑許止
孝而得辜以斯爲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其文
若年降無幾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許
其進邪揚烏豫玄實在弱齡五十學易乃無大過昔
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已辟太保掾而國子
取爲助教卽太尉淮之弟所貴在於得才無繫於定
品教學不明獎厲不著今有職閑而學優者可以本
官領之門地二品宜以朝請領助教旣可以甄其名

品斯亦敦學之一偶其二品才堪自依舊從事會今
生到有期而學校未立覆篲實望其速回轍已淹其
遲事有以賒而宜急者殆此之謂古人專寸陰而賤
尺璧其道然也

諫市銅造錢奏

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錢

流聞將禁私銅以充官銅民雖失器終於獲直國用
不足其利實多臣愚意異不寧寢默臣聞治國若烹
小鮮拯敝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貧
而國富本不足而未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
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

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織蒲
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
民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
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貴今者之
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
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
尋銅之爲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
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
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
之器而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

俱困較之以實損多益少陛下勞謙終日無倦庶務
 以身率物勤素成風而頌聲不作板涓不至者良由
 基根未固意在遠略伏願思可久之道賒欲速之情
 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則嘉謀日陳聖慮可廣其
 亡存心然後苞桑可繫愚誠一至用忘寢食

賒南史作探

極諫少帝封事

泰景平初加特進明年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上封

事極諫雖不能納亦不加譴

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鞀在宮聲聞於外
 黷武掖庭之內誼譁省闈之間不聞將帥之臣統御
 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祗生遠近之怪近者東寇

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寧過二漢關河根本
 既搖于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戒為
 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羯虜難以理期此臣所以用
 忘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阼委政宰臣實同
 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
 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
 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
 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詩云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天高聽卑無幽不顯興衰在人成敗易曉未
 有政治在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蒙先朝過遇陛

下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僭耄已及百疾
互生便爲未違聖顏無復自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
狂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畱心覽察則臣夕隕於地
無恨九泉

賀元正并陳旱災表

徐羨之等弒少帝及廬陵王義真而立文帝泰元嘉

二年前上表遂輕舟遊東陽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太祖不問也

元正改律品物惟新陛下藉日新以畜德仰乾元以
履祚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旱魃爲虐亢陽愆度通
川澡流異井同竭老弱不堪遠汲貧寡單於負水租
輸既重賦稅無降百姓怨咨臣年過七十未見此旱

陰陽并隔則和氣不交豈惟凶荒必生疾疫其爲憂
虞不可備序雩禱之典以誠會事巫祝常祈罕能有
感上天之譴不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婦亢旱三年
及祭其墓澍雨立降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
而雨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隆高構推忠恕之愛矜
冤枉之獄遊心下民之瘼厝思幽冥之紀令詢木豎
闕諫鼓鳴朝察芻牧之言摠統御之要如此則苞桑
可繫危機無兆斯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又禹引
百姓之罪殷湯甘萬方之過太戊資桑穀以進德宋
景藉熒惑以脩善斯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晰也

循末俗者難爲風就正路者易爲雅臣疾患日篤夕
不謀朝會及歲慶得一聞達微誠少亮無恨泉壤永
違聖顏拜表悲哽

復請贈廬陵王表

時太祖雖當陽親覽羨之等猶秉重權復上表諸子禁之

不奏

伏承廬陵王已復封爵猶未加贈陛下孝慈天至友
于過隆伏揆聖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爲高冕
旒以因寄成用臣雖言不足採誠不亮時但猥蒙先
朝忘醜之眷復沾廬陵矜顧之末息晏委質有兼常
款契闊戎陣顛狽艱危厚德無報授令路絕此老臣

兼不能自己者也朽謝越局無所逃刑

旱蝗上表

泰元嘉三年進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其年秋旱蝗上表

陛下昧且不顯求民之瘼明斷庶獄無倦政事理出
羣心澤謠民口百姓翕然皆自以爲遇其時也災變
雖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
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之無益於枯
苗有傷於殺害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
不榮自瘳卓茂去無知之虫宋均囚有異之虎蝗生
有由非所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
詳察禮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始貴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臣於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聖心已當有在禮春秋教詩無一而闕也臣近侍坐聞立學當在入年陛下經略粗建意存民食入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里闢入秋治庠序入冬集遠生二塗並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爲戒不遠爲患任臣學官竟無微績徒墜天施無情自處臣之區區不望目覩盛化竊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苟偃不暝之恨臣比陳愚見便是都無可採徒煩天聽愧忤

側

旱災疾疫又上表

頃亢旱歷時疾疫未已方之常災實爲過差古以爲王澤不流之徵陛下昧且臨朝無懈治道躬自菲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爲上天之於賢君正自殷勤無已陛下同規禹湯引百姓之過言動于心道敷自遠桑穀生朝而殞熒惑犯心而退非唯消災弭患乃所以大啓聖明靈雨立降百姓改瞻應感之來有同影響陛下近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化尚存舊典顧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大宋雖

文苑
宋卷十一
揖讓受終未積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
之初至乃嗣王被殺哲藩嬰禍九服徘徊有心喪氣
佐命託孤之臣俄爲戎首天下蕩蕩王道已淪自非
神英撥亂反正則宗社非復宋有革命之與隨時其
義尤大是以古今異用循方必壅大道隱於小成欲
速或未必達深根固蒂之術未洽於愚心是用猖狂
妄作而不能緘默者也臣旣頑且鄙不達治宜加之
以篤疾重之以昏耄言或非言而復不能無言陛下
錄其一毫之誠則臣不知厝身之所

並宋書

吳季子札贊

延州高遠棄國師誠優遊大邑觀風上京仁懷邦壤
道暢聖明鑒徹昔代樂察未形羸博遠死解劍在生
夫子戾止爰詔作名

張長公贊

長公秉心獨逸世表量物難同審已彌了情雖高邃
跡無抗矯靡當夷惠孰識多少

高鳳贊

遐哉玄古邈矣皇羲自茲已降顯默參差智爲世駭
才爲物奇跡出無泯潛躍俱馳曖曖若人孰測其爲
戢曜丘壑採真重崖冲情莫亮汗跡示疵輕俗無際

肆志莫羈

鸞鳥賦序

昔屬賓王結宜峻卯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欲其
鳴而不致也乃飾以金樊饗以珍羞對之愈戚三年
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
映之王從其意鸞覩形悲鳴哀響中宵奮而絕嗟乎
茲禽何情之深昔鍾子破琴於伯牙匠石韜斤於郢
人蓋悲妙賞之不存慨神質於當年耳矧乃一舉而
頽其身者哉悲夫

王敬弘

名裕之同高祖諱故稱字晉司州刺史胡之孫仕吳興太守入宋歷侍中特進

薦王弘之郭希林奏

弘之晉末為烏程令以病歸高祖命為員外散騎常

侍不就從兄敬弘為吏部尚書奏即徵不起薦弘之及希林徵並不起

聖明司契載德惟新垂鑒仄微表揚隱介默語仰風
荒遐傾首前員外散騎常侍琅邪王弘之恬漠丘園
放心居逸前衛將軍參軍武昌郭希林素履純潔嗣
徽前武並擊壤聖朝未蒙表飾宜加旌聘賁于丘園
以彰止遜之美以祛動求之累臣愚謂弘之可太子
庶子希林可著作郎

又陳

太祖即位敬弘為左僕射又陳薦弘之元嘉四年徵為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

弘之高行表於初筮苦節彰於暮年內外晏然當修

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冲退之美

上言丁役奏

大敬弘上言

舊制人年十二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考之見事猶未或盡體有彊弱不皆稱耳循吏恤隱可無甚患庸愚守宰必有勤劇况值苛政豈可稱言至今逃竄求免胎孕不育乃避罪憲實亦由此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名之宜應存消息十五至十六且為半丁十七為全丁

辭徵太子少傅表

元嘉六年敬弘遷尚書令固讓還東及徵詣京師上表不

許終以不拜

伏見詔書以臣為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懼交悸臣抱疾東荒志絕榮觀不悟聖恩猥復加寵東宮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內外英秀應選者多且板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私愚朽汚辱清朝嗚呼微臣永非復大之一物矣所以牽曳闕下者實瞻望聖顏貪繫表之旨臣如此而歸夕死無恨

又 詣京師上表

臣比自啓聞謂誠心已達天鑒玄邈未蒙在宥不敢宴處牽曳載馳臣聞君子行道忘其為身三復斯言若可庶勉顧惜耄志與願違禮年七十老而傳家

家道猶然况於在國伏願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
特廻聖恩賜反其所則天道下濟愚心盡矣

又辭左光祿大夫開府表十六年又請京師上表薨於餘杭

臣躬耕南澧不求聞達先拔臣於蠻荆之域賜以

國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齒由是感激委質聖朝

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

未絕天光淪沒丘壑謹冒奉表傷心久之

與子恢之書恢之被召為秘書郎敬弘為求奉朝請與恢之書太祖嘉而許之

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

不競之地宋書○南齊書王秀之傳云秀之祖裕仕貞正徐羨之傳亮當朝裕不與來往及

仕隱吳興與子瓚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

之歷官至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

王瓚之便是朝隱秀之乃瓚之子按宋書云恢之弟

瓚之其說互異南史王裕之傳裕之與子恢之書彼

秘書有限云云至其孫秀之傳敬弘與秀之父瓚之

書深勗以靜退然不載書語似兩存也○按杜氏通

典宋齊秘書郎尤為美職其例十日便遷敬弘

與恢之書云秘書日有限則似以日數言也

王淮之字元曾琅邪臨沂人晉尚書令彪之曾孫仕晉尚書中兵郎宋臺建除御史中丞歷

領吏部尚書

喪禮奏淮之明禮傳贈文辭永初二年為黃門郎奏從之

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之學者多謂

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

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縉紳之士多遵

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訓
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卽物情以玄義爲
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唯南史作准

王韶之

字休泰琅邪臨沂人
虞曾孫歷吳興太守

駁贖罪啓

韶之晉恭帝時遷黃門侍郎領著作宋高祖
受禪加驍騎將軍本郡中正西省職解復掌
朱書有司奏東冶士朱道民禽三
叛士依例放遣韶之啓諫詔可

尚書金部奏事如右斯誠檢忘一時權制懼非經國
弘本之令典臣尋舊制以罪補士凡有十餘條雖同
異不問而輕重實殊至於詐列父母死誣罔父母淫

亂破義反逆此四條寔窮亂抵逆人理必盡雖復殊
刑過制猶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旣獲全首領大造已
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緩帶當年自同編戶列齒齊民
臣懼此制未行所虧實大方今聖化惟新崇本棄末
一切之令宜加詳改愚謂此四條不合加贖罪之恩

宋書

駁員外散騎侍郎王寔之請假事

伏尋舊制群臣家有情事聽併急六十日太元中改
制年賜假百日又居在千里外聽併請來年限合爲
二百日此蓋一時之令非經通之旨會稽雖塗盈千

里未足爲難百日歸休於事自足若私理不同便應
自表陳解豈宜名班朝列而又淹私門臣等參議謂
不合開許或家在河洛及嶺沔漢者道阻且長猶宜
別有條品請付尚書詳爲其制

潘綜吳達察孝廉符

綜達並吳興烏程人綜與父驃共避賊父老不能走

賊因斫驃綜抱父被斫頭面四創悶絕良久並得免廉補遂昌長還家達經饑饉傭葬父母及功親十三棺暮年成七墓禮辟不就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日前被符及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

孝廉之選必審其人雖四科難該文質寡備必能孝
義邁俗拔萃著聞者便足以顯應明敷允將符旨烏

程潘綜守死孝道全親濟難烏程吳達義行純至列
墳成行咸精誠內淳休聲外著可並察孝廉并列上
州臺陳其行跡

殷景仁

陳郡長平人晉末仕劉毅後軍參軍入宋歷中書令揚州刺史

固讓侍中表

景仁高祖時遷太子中庶子少帝卽位入補侍中累表辭讓詔爲改

除

臣志幹短弱歷著出處值皇塗隆泰身荷恩榮階牒
推遷日月頻積失在饗餐患不自量而奉聞今授固
守愚心者竊惟殊次之寵必歸器望喉膺之任非才
莫居三省諸躬無以克荷豈可苟順甘榮不知進退

上虧朝舉下貽身咎求之公私未見其可顧涯審分誠難庶幾踰方越序易以誠懼所以俯仰周惶無地寧處若惠澤廣流蘭艾同潤回改前旨賜以降階雖寔不敏敢忘循命臣忤違之愆既已屢積寧當徒尚浮采塵黷天聽丹情慳款仰希照察

少帝詔報

景仁退挹之懷有不可改除黃門侍郎以申君子之請

推恩蘇氏議

文帝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蘇氏卒詔欲遵漢推恩之典景仁議從之

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茂如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

南史

傅隆

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亮族兄義熙初起家建威參軍入宋歷光祿大夫告老

徙黃初妻趙議

隆元嘉初轉司徒左長史時會稽剡縣民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息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從之

原夫禮律之興蓋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也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世為體猶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稱雖創巨

痛深固無讎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
若稱可以殺趙趙當何以處載將父子孫祖互相殘
戮懼非先王明法各繇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
子曰礪之孫砥鋒挺鏑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碣
稔侯何得純臣於國孝義於家流名百代以爲美談
者哉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
祖明矣趙當避王菴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
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
愛者也趙旣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
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媿終身

稱當沉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求絕事理固然也

諸王樂舞人數議

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義康於東府正會依舊給伎總章工馮大列相承給諸王伎十四種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傳隆議令詳正事不施行

未詳此人數所由唯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
三十六人常以爲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
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八爲例自天子至士降殺
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
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
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甚允今諸王不復舞俗
其摠章舞伎卽古之女樂也殿庭八八諸王則應六

八理例坦然又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旣降二列又列輒減二人近降太半非唯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杜氏之謬可見矣國典事大宜令詳正

禮論表

隆博學多通獨精三禮元嘉十四年以新撰禮論付隆使下意隆時轉太常上表

臣以下愚不涉師訓孤陋閭閻面墻靡識謬蒙詢逮愧懼流汗原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

家國君臣以之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所謂極乎天播乎地窮高遠測深厚莫尚於禮也其樂之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無不本乎禮而後立也其源遠流廣其體大而義精非夫叡哲大賢孰能明乎此哉况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漢興始徵召故老搜集殘文其體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幸高堂生頗識舊議諸儒各爲章句之說旣明不獨達所見不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別幹故聞人二戴俱事后蒼俄已分異盧植鄭玄偕學

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曩時而問難星繁
充斥兼兩摛文列錦煥爛可觀然而五服之本或差
哀敬之制舛雜國典未一於四海家法參駁於縉紳
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之盛禮者也伏惟陛下欽
明玄聖同規唐虞疇咨四岳興言三禮而伯夷未登
微臣竊位所以大懼負乘形神交惡者無忘夙夜矣
而復猥充博采之數與聞爰發之求寔無以仰酬聖
旨萬分之一不敢廢嘿謹率管穴所見五十二事上
呈蚩鄙茫浪伏用竦報

何叔度

盧江潯人晉末仕尚書入宋
歷金紫光祿大夫吳興太守

王睦告子王延祖議

義熙五年武康縣民王延
祖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

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
告於法有礙時叔度為尚書議

設法止姦本於情理非一人為劫闔門應刑所以罪
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為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
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
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于家逃刑無
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全

之

為惡南史
作造惡

何尚之

字彥德叔度子歷尚
書令領太子詹事

諫文帝行幸表

尚之元嘉二十三年為尚書右
僕射時上行幸還多侵夕尚之

諫優詔
納之

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北
出還多冒夜羣情傾側寔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
則古今深誠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切
諫但臣等碌碌每存順嘿耳伏願少採愚誠思垂省
察不以人廢適可慰四海之望

大錢當兩議

元嘉二十四年江夏王義恭建議議
以一大錢當兩以防四銖盜鑄翦
鑿尚之議謂不宜太祖用中領軍沈演之議
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

伏鑒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利自倍寔救弊之
弘筭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猶有未譬夫泉貝之興

王睦告子王延祖議

義熙五年武康縣民王延
祖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
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
告於法有礙時叔度為尚書議

設法止姦本於情理非一人為劫闔門應刑所以罪
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為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
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
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于家逃刑無
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全
之

為惡南史
作造惡

何尚之

字彥德叔度子歷尚
書令領太子詹事

諫文帝行幸表

尚之元嘉二十三年為尚書右
僕射時上行幸還多侵夕尚之

諫優詔
納之

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北
出還多冒夜羣情傾側寔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
則古今深誠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切
諫但臣等碌碌每存順嘿耳伏願少採愚誠思垂省
察不以人廢適可慰四海之望

大錢當兩議

元嘉二十四年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四銖盜鑄翦

鑿尚之議謂不宜太祖用中領軍沈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

伏鑒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利自倍寔救弊之
弘筭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猶有未譬夫泉貝之興

以估貨為本事存交易豈假數多數少則幣輕數多
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
價者耶凡創制改法宜從民情未有違眾矯物而可
久也泉布廢興驟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
憤亂民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
權時宜守久長之業煩政曲雜致遠常泥且貨偏則
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貧不過匱
雖茲法久廢不可頓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擬若今制
遂行富人貲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
之意又錢之形或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

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慮翦鑿日多以致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巧雖密要有踪跡且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屬所怠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禽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者擇焉猥參訪逮敢不輸盡

從南史作順又長作長世貨貨作之資

沈演之一錢當兩議

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

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鑠錢久廢兼喪亂累仍糜散漂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爲患尚輕今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錙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彌曠而貨愈狹加復競竊翦鑿消毀滋繁刑禁雖重姦弊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室日處啓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贍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弗思釐改爲弊轉深斯實親教之良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施一令而衆美兼無興造之

費莫盛於茲矣

密陳庾炳之得失奏

炳之遷吏部尚書頗通貨

泰能彈琵琶主客令史周伯齊善歌出炳之宅諮事因留停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又密奏

夫為國為家何嘗不謹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慮非哲王御世之長術炳之所行非曖昧而已臣所聞既非一旦又往往眼見事如丘山彰彰若此遂縱而不糾不知復何以為治晉武不曰明主斷鬲令事遂能奮發華虞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止作城門校尉

耳若言炳之有誠于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踈且景仁當時事意豈復可蔑朝士兩邊相推亦復何限縱有微誠復何不掩其惡今賈充勳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勝不聞有大惡諸臣進說便遠出之陛下聖叡反更遲遲於此炳之身上之豐既自籍籍交結朋黨構扇是非寔足亂俗傷風諸惡紛紜過於范擘所少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羣下見陛下顧遇既重恐不敢苦相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臣忝既有所

啓要欲盡其心如無可納伏願宥其觸忤之罪

又陳

時炳之自理不諳臺制令史並言停外非嫌太祖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

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諮都令史駱宰宰云不通吏部曹亦咸知不可令史其向炳之說不得停之意炳之了不聽納之非惟不解直是苟相留耳由外悉知此而誣於信受羣情豈了陛下不假爲之辭雖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詢時賢小失桓胤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况公犯憲制者耶不審可有同王桓白衣例不於任使無損兼可得以爲肅戒孔

萬祀居左丞之局不念相當語駱宰云炳之貴要異

他尚書身政可得無言耳又曰不癡不聾難作姑公

敢作此言亦爲異也

爲明主南史作曰明主令事作今史何不掩作何足掩不勝作

不稱大惡作大罪○南史作庾仲文用其字

更陳

太祖猶優游使尚之更陳尚之備言其愆

尚書舊有增置幹二十人以元凱丞郎幹之假疾病炳之常取十人私使詢處幹闕不得時補近得王師猶不遣還臣令人語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手力不宜復留得臣此信方復遣耳大都爲人好率懷行事有諸紛紜不悉可曉臣思張遼之言關羽雖

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臣憂國寔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迹追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說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凡短人辦得致此更復可嘉虞秀之門生事之累味珍肴未嘗有乏其外別貢豈可具詳炳之門中不問大小誅求張幼績幼績轉無以堪命炳之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欵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荻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云炳之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之作黃門太尉不政若和故得停太尉近與炳之疏欲用德願見作州西曹炳之乃啓用爲主簿卽語德願德願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忿疾之非直項羽楚歌而已也自從裴劉刑罰以來諸將陳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

明法憲陛下便可閑卧紫闥無復一事也

又答

太祖欲出炳之爲丹陽又以問尚之尚之答

臣旣乏賈生應對之才又謝汲公犯顏之直至於侍坐仰酬每不能盡昨出伏復深思祇有愚滯今之事跡異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測得物之數耳可爲蹈罪負恩無所復少且居官失和未有此比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爲弘之大莫復過此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者歲月滋甚非但虧點王化乃治亂所由如臣所聞天下論議炳之常塵累日月未見一豪增輝今曲阿在水

南恩寵無異而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便是老
王雅也古人云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治也陛下豈
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間亦
不敢苟陳冗管今之枉直明白灼然而叡王令主反
更不悟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耶
臣昔啓范曄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
自不能舒達所謂雖九死而不悔者也謂炳之且外
出若能修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可得少明國典
粗酬四海之誦今愆豐如山榮任不損炳之若復有
彰大之罪誰復敢以聞述且自非殊勲異績亦何足

塞人日之尤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
更得高官厚祿如今者也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未
嘗不痛心疾首設令臣等數人縱橫狼籍復如此不
審當復云何處之近啓賈充遠鎮今亦何足分外出
恐是策之良者臣知陛下不能採臣言故是臣不能
盡已之愚至耳今蒙恩榮者不少臣何爲獨懇懇於
斯寔是尊主樂治之意伏願試更垂察

又

太祖乃可有司
之奏免炳之官

臣見劉伯寵大慷慨炳之所行云有人送張幼緒幼
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三十萬錢庾冲遠乃當送至

新林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万秋嘗詣炳之值一客
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云無問有好馬不又云無
政有佳驢耳炳之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
索之劉道錫云是炳之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
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
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具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
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酈酒利其百
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恐仰傷日月
之明臣竊爲之歎息

伯寵南史
作伯龍

竺超民陸展兄弟從誅奏

世祖初尚之領尚書
令南郡王義宣及車

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民臧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由此得免

刑罰得失治亂所由聖賢留心不可不慎竺超民為賊既遁走一夫可禽若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與向始末無論者復成何異陸展盡去質復灼然便同之巨逆於事為重臣豫蒙顧待自殊凡隸苟有所懷不敢自默

初學記門類載尚之奏云王有九旗析羽為門謂之旌門猶以車為門謂

之轅門

分置郢州所居議

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為宜在巴

陵尚之議居夏口上從其議

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梁攻寔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門竟陵隨五郡為一州鎮在夏口既有見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荊州雖水路與去江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從流並為利便湘州所領十一郡其巴陵邊帶長江去夏口密邇既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屬新州於事為允

梁攻南史作雍梁

與顏延之書

江左中丞雖亦一時英髦然膏梁名士猶不樂延之為御史中丞尚之與書

絳騶清路白簡深効取之仲容或有虧耶杜氏通典

與中書令王球書球字倩玉瑯琊臨沂人歷尚書僕射

顏延之為永嘉太守得罪屏居球以名公子遣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其罄匱後起為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尚之素與狎書與球

延之有後命教府無復光輝南史

何偃字仲弘司空尚之中子歷吏部尚書

北伐議元嘉二十九年太祖欲更北伐訪之羣臣偃時行義陽國事上議

內幹胡法宗宣詔逮問北伐伏計賊審有殘福犬羊易亂殲殄非難誠如天旨今雖廟筭無遺而士未精習緣鎮戍充實者寡邊民流散多未附業控引所資

取給根本虧根本以殉邊患宜動必萬尅無虞往歲挫傷續以內釁侮亡取亂誠為沛然然淮泗數州寔亦彫耗流備未歸創痍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薄之則勢艱圍之則曠日進退之間姦虞互起竊謂當今之弊易劔方來之寇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齊天道

臨軒儀議孝建二年十一月有司奏侍中祭酒何偃議求詳議曹郎中徐爰參議宜

如省所上以為未准詔可

自今臨軒乘輿法服壽華蓋登殿宜依廟齊以夾御侍中常侍夾扶上殿及應為王公興又夾扶畢還本

文紀

卷十一

二十七

位 常滿樽銘 藝文類聚

貞明麗象具食中望唯茲奇器神絕莫尚斟酌賦受

不踰其量鳧鷖之詩豈伊異况 北堂書鈔偃與謝尚書云珍玉名劍因物

寄情○尚

王徽 琅邪臨沂人歷廷尉為交州刺史

與何偃書 尺牘作王徽與偃書誤

偃叔父悠之為義興太守侍中嘗與徽相善悠之卒徽與偃書

昔與義興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

小善矜余不能惟賢叔耳 宋書

王徽 字景玄琅琊臨沂人追贈秘書監

與江湛書

微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筮陰陽術數歷轉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父憂去官微素無宦情屢除並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與湛書告絕

棲遲環堵苔草沒階

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蹙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騶會

忽扣華門閭里咸以為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

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鶯耶未知

君何以自解於良史耶今雖王道鴻鬯或有激朗於

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

文紀

宋書卷十一

二十七

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
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
兼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
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劫勒通家疾病
人塵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臨乎書云任官
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疹廢芄芄棫樸似不如此且弟
曠違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閣兄
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比
君曰表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卽華
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武以馮衍才浮
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
舉况無古人之才槩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
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
名不知己者豈欲自比衛賜耶君欲高敷山公而以
仲容見處徒以槌提禮學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
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
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真素者又不宜居
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
賜舉未以已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
不肖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

口於齊駢籍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
濬養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為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
哈於萬里汝頰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
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為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
乎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
中實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
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弔
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
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
不道然將笑之忽忽不樂自知
其非煙

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諼耳

與從弟僧綽書

赤牘作王惟與弟綽又列梁人並誤

微既為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微奉答
賤書輒飾以詞采微文古甚頗抑扶袁淑見
之謂為訴屈微因此
又與從弟僧綽書

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嘗不以
止足為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為一旦落
漠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耶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
知耳衣冠胄胤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
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規矩紉行難可詳料疹
疾日滋縱恣益甚人道所貴廢不復脩幸值聖明兼

口於齊駢籍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
濬養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
哈於萬里汝頰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
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
乎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
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
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弔
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
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
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忽忽不樂自知
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諼耳

與從弟僧綽書

赤牘作王惟與弟綽又列梁人竝誤

微旣爲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微奉答
牋書輒飾以詞采微文古甚頗抑扶袁淑見
之謂爲訴屈微因此
又與從弟僧綽書

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嘗不以
止足爲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爲一旦落
漠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耶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
知耳衣冠胄胤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
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規矩紉行難可詳料疹
疾日滋縱恣益甚人道所貴廢不復脩幸值聖明兼

容置之教外且舊恩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難復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歿久矣所以解日偷存盡於大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缺復稍道長以大散爲和羹弟爲不見之邪疾廢居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毀辱家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舉爲無所因反覆思之了不能解豈見吾近者諸牋耶良可怪笑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訓對尊貴不厭敬恭且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耶爾者真可謂真素寡矣其數日見客小防自來盈門亦不煩獨舉吉也此輩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初不以相非然魯器齊虛實宜書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裏此內儻疑弟豫有力於素論何如哉則吾長阨不歿終誤盛壯也江不過彊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當此則鷄鶩變作鳳皇何爲干飾廉隅秩秩見於面目所惜者大耳諸舍闔門皆蒙時私此旣未易陳道故常因含聲不言至兄弟尤爲叨

竊臨海頻煩二郡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
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旨自弟所宣雖夏
后撫辜人周宣及鰥寡不足過也語皆循檢校迹不
爲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稍學諂詐且
吾何以爲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
扶曳家本貧餒至於惡衣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
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選官設作此舉於吾
亦無劔戟之傷所以懃懃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晉賢
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聽
聰而返區區飾吾何辨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龍居

深藏與蛙蝦爲伍於勲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
似不肯睠睠奉牋記雕琢獻文章居家近市塵親戚
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當平此不飾詐之與直
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塞羣賢矣
兼悉怒此言自爾家任兄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
終不起何意向與江書粗布曾心無人可寫比面乃
具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旣惡勞不得
多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
見自可示無急付手

袁淑字陽源○史臣曰燕太子

吐一言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

冷戒屠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內懷耿介峻節不
可輕示袁淑笑謔之闕而王微弔詞連續斯蓋好名

之土欲以身為珪璋皦皦然使塵垢之累不能加也

良自報何偃書

偃字仲弘尚書子歷吏部尚書

卿昔稱吾於義與吾嘗謂之見知然復自恠鄙野不

參風流未有一介熟悉於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

見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

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

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

尤羸笨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喫

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

說往來者見床頭有數秩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

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耶尚獨愧笑揚子之褒贍猶

恥辭賦為君子若吾篆刻菲亦甚矣卿諸人亦當尤

以此見議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

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即

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

時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

有徵故門冬昌朮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扶護危

羸見冀白首家貧乏役至於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

門生入草采之吾實倦游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草

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
矯慕不羈不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書績蓋亦鳴
鶴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
往跡求皆仿像也不好詰人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
密應對舉止因卷慙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來有
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架累致之高塵詠之清壑瓦
礫有資不敢輕厠金銀也而頃年嬰疾沈淪無已區
區之情惕於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魂氣褰茶
常人不得作常自處疾苦正亦卧思已熟謂有記自
論既仰天光不夭庶類兼望諸賢共相哀體而卿首
唱誕言布之翰墨萬石之慎或未然耶好畫之累豈
其如此綽大駭歎便是闔朝見病者吾本儻人加疹
意惛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心痛引喉
狀如匈中悉腫甚自憂力作此答無復條貫貴布所
懷落漠不舉卿既不可解立欲便別且當笑微

告弟僧謙靈書

僧謙有才譽爲太子舍人卒後四旬而微終

僧謙遇疾微躬自處治而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治以書告靈

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爲察慧之譽獨沈浮好書
聆琴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
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長病或有小間輒稱引前載不

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邦黨方隆夙志嗣美前
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酷痛煩冤心如焚裂尋念平
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
誦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所
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柰何罪酷煢然獨坐憶往年
散發極目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恒慮吾羸病豈圖奄
忽先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顏髮髯觸事歷
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窮昔仕京師分張六旬耳其中
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懸心無物能譬方欲
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茲有何罪戾見此天酷沒於

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弟子得全又尋思
不精緻有枉過念此一條特復痛酷痛酷柰何吾罪
柰何弟爲志奉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
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冲和淹通內有皂白
舉動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
許又兄爲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耳萬世
不復一見柰何惟十紙手迹封圻儼然至於思戀不
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絕謂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
汝柰何反相殯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
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

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畱供養殷太妃感柏舟之節
不奪其志僕射篤順范夫知禮求得左率第五兒廬
位有主此必何益冥然之痛爲是存者意耳吾窮疾
之人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窻有何慰適正賴
弟耳過中未來已自惕望今云何得立自省悛毒無
復人理比煩冤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靈響有識不
得吾文豈不爲恨儻意慮不遂謝能思之如狂不知
所告訴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略道阡陌萬不寫一
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寶者三光
割嗜好以祈年今也惟速化耳吾豈復支冥冥中竟

復云何弟懷隋和之寶未及光諸文章欲收作一集
不知忽忽當辦此不今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栢
杓自釀酒寧有仿像不冤痛冤痛

並宋書

茯苓贊

皓苓下居披芬上蒼中狀鷄鳧具容龜蔡神伴少司
保延幼艾終志不移柔紅可佩

禹餘糧贊

疏波瀝浸徒謂範常沈靈秘用神哉無方阡疇不惠
稼穡非芳明德禹功信在餘糧

桃飴贊

阿鹿續氣胡膠屬絃未若桃飴越地通天液首化玉
醜貌定仙人知暘日胡不陰年

黃連贊

黃連苦味左右相因斷涼滌暑闡命輕身縉雲昔御
飛蹕上旻不行而至吾聞其人

敘畫

微善屬文能書畫王智深宋紀王
微別傳微作敘畫一篇其畧曰

辱顏光祿書以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而
工篆隸者自以書巧爲高欲其並辯藻繪覈其攸同
夫言繪畫者竟求容勢而已且古人之作畫也非以
案城域辯方州標鎮阜劃漫流本乎形者融靈而動

變者心也靈亡所見故所託不動目有所極故所見
不周於是乎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
畫寸眸之明曲以爲高高趣以爲方丈以反之畫齊
乎太華枉之點表夫隆準眉額頰輔若晏笑兮孤巖
鬱秀若吐雲兮橫變縱化故動生焉前矩彼方出焉
然後宮觀舟車器以類聚犬馬禽魚物以狀分此畫
之致也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
樂珪璋之琛豈能髣髴之哉披圖按碑效異山海綠
林揚風白水激澗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明神降
之此畫之情也

會系

丁太

宋文紀卷第十三

晉陽張煊

燕中周維新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徐豁

字萬同東莞姑蔑人晉太子左衛率逸子卒于始興

陳三事表

元嘉初為始興太守三年遣大使巡行并使郡縣各言損益豁表陳

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不堪田作或是單迴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既遏接蠻俚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戶口歲減寔此之由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

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
郡領銀民三百餘口鑿坑採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
不顧崩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逋違
老少相隨未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豈唯一夫
不耕或受其饑而已所以歲有不稔便致甚困尋臺
邸用米不異於銀謂宜准銀課米卽事爲便
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
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閑貨易之宜每至買銀
爲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姦巧山俚愚怯不辨自
申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爲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

私兼利

徐道娛

議讀秋令服幘表

文帝元嘉六年六月駙馬都尉奉朝請徐道娛上表太學

博士荀萬秋議宜仍舊有司復奏無讀土令之文

謹案晉博士曹弘之議立秋御讀令上應著緗幘遂
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淺學管見竊有惟疑伏尋禮記
月令王者四時之服正見駕蒼龍載赤旂衣白衣服
黑玉季夏則黃文極於此無白冠則某履某舄也且
幘又非古服出自後代上附於冠下不屬衣冠固不
革而幘豈容異色愚謂應恒與冠同色不宜隨節變

綵土令在近謹以上聞如或可採乞付外詳議

太學博士荀萬秋議

伏尋幘非古者冠冕之服禮無其文案蔡邕獨斷云
幘是古卑賤供事不冠人所服又董仲舒止雨書曰
其執事皆赤幘知並不冠之服也漢元始用衆臣率
從故司馬彪輿服志曰尚書幘名曰納言迎氣五郊
各如其色從章服也自茲相承迄於有晉大宋受命
禮制因循斯既歷代成準謂宜仍舊

有司奏

謹案道娛啓事以土令在近謂幘不宜變萬秋雖云
幘宜仍舊而不明無讀土令之文今書舊事於左魏
臺雜訪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於服黃
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魏明帝景初元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上言曰黃
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
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
行爲分也是以服黃無令

上太廟丞嘗儀注議

元嘉六年七月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有司奏下禮

官詳判博士江邃賀道期荀萬秋等並議舊儀爲是惟博士陳珉同道娛議參詳邃等尚皆依擬經禮今衆議不一宜遵舊體詔可

伏見太廟烝嘗儀注皇帝行事畢出便坐三公已上
 獻太祝送神于門然後至尊還拜百官贊拜乃退謹
 尋清廟之道所以肅安神也禮曰廟者貌也神靈所
 馮依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應有送神之文自
 陳豆薦俎車駕至止並弗迎送夫不迎而送送而後
 辭闇短之情實用未達按時人私祠誠皆迎送由於
 無廟庶感降來格因心立意非王者之禮也儀禮雖
 太祝迎尸于門此乃延尸之儀豈是敬神之典恐於
 禮有疑謹以議上

博士江邃議

在始不迎明在廟也卒事而送節孝思也若不送而
 辭是舍親也辭而後送是遣神也故孝子不忍違其
 親又不忍遣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嘗之義

博士賀道期議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祭統迎牲而不迎尸詩云鐘鼓
 送尸鄭云尸神象也與今儀注不迎而後送若合符
 契

博士荀萬秋議

古之事尸與今之事神其義一也周禮尸出送于廟
 門拜尸不顧詩云鐘鼓送尸則送神之義其來久矣

文紀 卷十三
記曰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門外則疑於臣入廟中則全於君君在門外則疑於君入廟則全於臣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

殷祠烝祀議

元嘉六年九月上不報

祠部下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日烝祀謹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公羊所謂五年再殷祭也在四時之間周禮所謂凡四時之間禮也蓋歷歲節月無定天子諸侯先後弗同禮稱天子祫嘗諸侯烝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注天子先祫然後時祭諸侯先時祭然後祫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然

則大祭四時其月各異天子以孟月殷仲月烝諸侯孟月嘗仲月祫也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文公二年八月夫事于太廟穀梁傳曰著祫嘗也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宮左傳曰禮也又周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稻晉春烝曲沃齊十月嘗太公此竝孟仲區別不共之明文矣凡祭必先卜日用丁巳如不從進卜遠日卜未吉豈容二事推期而往理尤可知尋殷烝祀重祭薦禮輕輕尚異月重寧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瀆今隔旬頻享恐於禮爲煩自經緯墳誥都無一月兩獻先儒舊說皆云殊朔晉代相承未審

其原國事之重莫大乎祀愚管膚淺竊以惟疑請詳
告下

徐閏

議祠祀薦牲奏

元嘉十年十二月太祝令徐閏刺勒太學詳據博士徐道娛太

常丞司馬操等議參議從閏所稱粗有證據宜如所上

署典宗廟社稷祠祀薦五牲牛羊豕鷄並用雄其一
種市買由來送雌竊聞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鷄自斷
其尾曰鷄憚犧不祥今何以用雌求下禮官詳正勒
太學依禮詳據

博士徐道娛議

案禮孟春之月是月也犧牲無用牝如此是春月不
用雌爾秋冬無禁雄鷄斷尾自可是春月

太常丞司馬操議

尋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若如學議
春祠三牲以下便應一時俱改以從月令何以偏在
一鷄重更勒太學議荅

徐道娛又議

凡宗祀牲牝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牝者蓋明在春必
雄秋冬可雌非以山林同宗廟也四牡不改在鷄偏
異相承來久義或有由誠非末學所能詳究求詳議

文系
告報如所稱令

孔默之

魯國人歷廣州刺史

王歆之

舉良吏奏

元嘉初默之王歆之等為大使巡行四方上言乃進號賜絹穀

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内史魏恭子廉恪修慎在公忘私守約安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治政寬濟遺詠在民前
銅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民思其政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於後

陸徽

字休猷吳人終益州刺史

薦士表

徽元嘉中為廣州刺史有清名上表薦朱萬嗣

臣聞陵雪褒穎貞柯必振尊風賞流清原斯挹是以衣囊揮譽於西京折轅延高於東帝伏見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冲夷秉操純白行稱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祿宦無通資而隨牒南服位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職頻掌蕃機屢績符守年暨知命廉尚愈高冰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璫珥之珍确然守志不求聞達寔足以澄革污吏洗鏡貪氓臣謬忝司牧任專萬里雖情祇慎擢才闕豪露敢罄愚陋舉其所知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

搏嶺表之清風負冰宇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敢緣天澤雲行時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是以獻其瞽言希垂聽覽

陸徵

舉龔穎表

穎遂寧人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譙縱僭亂殺璩穎獨殯送以禮不就縱徵乃收付獄事平郡加辟引元嘉中年刺史陸徵上表

臣聞運躔明夷則艱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操彰昔之元興皇綱弛紊譙縱乘釁肆虐巴庸害殺前益州刺史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怵迫受職璩故吏龔穎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殯送舊君哀敬盡

禮全操九載不染偽朝縱雖殘凶猶重義槩遂延以旌命劫以兵威穎忠誠奮發辭色方壯雖桎梏在身踐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同周苛之肆詈楚王方之於穎蔑以加焉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於王府爵猶齒於卿曹斯寔邊氓遠土所為於邑臣過叨恩私宣風萬里志存砥礪有懷必聞故率愚慤舉其所知追懼紕妄伏增慙臬

鄧文子

薦霍法賜表

法賜尋陽柴桑人曾祖湯四世不仕至法賜遠避徵辟遁跡幽深尋

陽太守鄧文
牙表奏乃止

奉詔書徵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負外
散騎侍郎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棲身幽巖人罕
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東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獲
慮致顛殞有傷盛化

到彥之

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歷南豫州刺史北伐兵敗免官復起為護軍

與友人蕭斌書

王慧龍過江入魏仕滎陽太守彥之與檀道濟頻頓淮穎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斌書○魯軌扶風郿人父宗之本晉雍州刺史奔魏軌仕魏寧南將軍司馬楚之本晉宗室宋武帝起誅司馬戚屬楚之亡於汝穎之間聚眾萬餘降魏封琅郡王

魯軌頑鈍馬楚麤狂亡人之中惟王慧龍及韓延之

可為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

魏書

垣護之

字彥宗畧陽垣道人歷豫州刺史淮南太守

諫到彥之書

護之為殿中將軍隨彥之北伐彥之將回師護之書諫彥之不納散敗而歸太祖聞而善之以補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北高平太守

外聞節下欲回師反旆竊所不同何者殘虜畏威望
風奔迸八載侵地不戰克復方當長驅朔漠窮掃遺
醜况乃自送無假遠勞宜使竺靈秀速進滑臺助朱
脩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擬河北則牢洛游魂自然奔

退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者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是朝廷受任之旨 宋書

勸王玄謨書

護之遷鍾離太守隨玄謨入河為先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三十里及虜救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不從敗退

昔武皇攻廣固歿沒者亦衆况事殊曩日豈得計士

衆傷疲願以屠城為急

宋書○通鑑况今事迫於曩日

垣襲祖

護之子

與弟榮祖書

榮祖護之弟子字華先孝建中為後軍參軍入齊歷兗州刺史

襲祖為淮陽太守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使殺襲祖臨死與榮祖書

弟嘗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

南史○南齊書作與弟書

王玄謨

字彥德太原祁人歷左光祿大夫開府領護軍南豫州刺史

請分道攻虜疏

元嘉中玄謨領汝陰太守時虜攻陷滑臺執朱脩之以歸玄謨

上疏

王途始開隨復淪塞非惟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豈惟將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皆由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之魯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為兩道直趣滑澗征士無遠徭之思吏卒有屢休之歌

若欲以東國之衆經營牢洛道塗既遠獨克實難

論彭城表

太平御覽引宋書

彭城南屆大淮左右清汴城隍峻整襟 衛周又自

淮以西襄陽以北經塗三千達于濟岱六州之民三

十萬戶實由此境

申恬

字公休魏郡魏人歷豫州刺史有清約稱

遷換諸郡守表

恬元嘉中為冀州刺史加濟南太守時又遷換諸郡守恬上表

詔從之

伏聞朝恩當加臣濟南太守仰惟優旨荒心散越臣殃咎之餘遭家踰忝寵私罔已復兼今授豈其愚迷

所能上答臣近至止即履行所統究其形宜河濟之間應置戍扞其中四處急須修立瓮口故城又是要所宜移太原委以邊事緣山諸邏竝得除省防衛綏懷利便非一呂綽誠效益著深同臣意百姓聞者咸皆附說急有同異二三未宜但房紹之莅郡經年軍民粗狎改以帶臣有乖永事遠牽太原於民為苦而瓮口之計復成交互人情非樂容有不安疆場威刑患不開廣若得依先處分公私允緝

文帝詔有司

恬所陳當是事宜近諸除授可悉停

趙伯符

字潤遠下邳僮人武穆皇后弟領軍倫之子歷護軍將軍丹陽尹

以息倩犯罪乞解侍中護軍表

倩尚文帝女海鹽公主以與始

興王濬私通搏擊主離婚又殺主所生蔣美人伯符懼病卒○藝文類聚

臣職慚羊媪慮闕日殫致咎猖狂初不自悟形影相

弔心情喪恧無宜復管司喉脣作統連率

沈邵

字道輝林子長子嗣爵歷南中郎參軍安成相

追板王孚孝廉教

邵為安成相郡民王孚有學業志行見稱州里邵歷任未

幾而孚卒贈以孝廉板教曰

前文學主簿王孚行潔業淳棄華息競志學修道老

而彌篤方授右職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薦以特牲

緬想延陵以遂本懷

沈亮

字道明林子第二子出後田子歷隨王後軍中兵領義成太守

救饑議

亮轉西曹主簿時三吳水淹穀貴民饑刺史彭城王義康使亮議以救民急亮

議即便施行

東土災荒民凋穀踊富民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

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

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

也又緣淮歲豐邑富地穰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析

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民即以貸給使強壯轉運

以贍老弱且酒有喉唇之利而非食餌所資尤宜禁

斷以息遊費

發冢罪近村民議

世祖初為武陵王出鎮歷陽亮行參征虜軍事民有盜發

冢者罪所近村民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議

尋發冢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迹劫掠之黨必謹呼以威其事故赴凶赫者易應潛密者難且山原為無人之鄉丘壟非恒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實效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伍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冢無村界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十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民之禁不可頓去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同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罰

啓太祖

亮轉西曹主簿啟太祖陳府事

伏見西府兵士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已從役衰耗之體氣用湮微兒弱之軀肌膚未實而使伏勤昏稚驚苦傾晚於理既薄為益實輕書制休老以六十為限役少以十五為制若力不周務故當粗存優減

詔答

前已令卿兄改革尋值遷回竟是不施行邪今更勅西府也

陳太祖

時營創城府功課嚴促亮又陳之

經始城宇莫非造創基築既廣夫課又嚴不計其勞苟務其速以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見役人未明上作閉鼓乃休呈課既多理有不逮至於息日拘備關限方涉暑雨多有死病項日所承亦頗有逃逸竊惟此既內藩事殊外鎮撫莅之宜無繫早晚若得少寬其工課稍均其優劇徒隸既苦易以悅加考其卒功廢闕無幾臣聞不居其職不謀其事庖割有主尸不越樽豈臣踈小所當豫議但臣泳恩歲厚服義累世苟是所懷忘其常體

詔報

啓之甚佳此亦由來常患比屢敕之猶復如此甚爲無理近復令孟休宣旨想當不同卿比可密觀其優劇也

籤世祖

元嘉二十二年世祖出爲雍州刺史以亮爲南陽太守郡界有古時石碣蕪廢

歲久亮籤世祖修治之

施生興業首教農畝立民崇政訓本播穡故能殷邦康俗禮節用成頃北洛侵蕪南宛彫毀獫狁肆凶犬

夷猶疆遠肅烽驛近虞郊閑遂使沃衍弗井巨防莫
修窘力輟耕闕於分地凶荒無待流冗及今禮化乎
內威禁清外斯實去盜修畎昭農緒稼之時弘圖廣
務拓土祈年之日殿下降心育物振民復古且方提
封榛棘綏入殊荒竊見郡境有舊石塢區野腴潤實
為神臯而蕪決稍積久廢其利凡管所見謂宜創立
昔文翁守官起沃成產偉連撫民開奧增業惠昭二
邦庸列兩漢雖効政圖功下見所絕聯事惟忝憂同

職同 後缺○
並宋書

徐耕 晉陵延陵人自
令史除平原令

詣縣陳辭

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饑耕詣縣
陳辭縣為言上當時以比漢卜式

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饑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
已幸存拯但饑罄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糴索無
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
瓌敢憂自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
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存分飡今以
千斛助官賑貸比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
為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
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寔

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竝宜助官得過
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為勸造之端實
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 宋書

羊玄保

太山南城人歷光祿大夫散騎常侍特進

陳吏民亡叛制非宜奏

玄保為黃門侍郎善奕棊太祖與賭郡戲勝補

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為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五里吏送州作部若獲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為非宜陳奏由是得停

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未有足以推存而樂
為此者也今立殊制於事為苦臣聞苦節不可貞懼
致流弊昔龔遂譬民於亂繩緩之然後可理黃霸以

寬和為用不以嚴刻為先愚以為單身逃役便為盡
戶今一人不測坐者甚多既殫重負各為身計牽挽
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謹惜既無堪能
坐陵勞吏名器虛假所妨寔多將階級不足供賞服
勤無以自勸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耶則應
與天下為一若其非耶亦不宜獨行一郡民離憂患
其弊將甚臣忝守所職懼難遵用致率管穴冒以陳
聞

羊希

字泰聞太山羊城人歷廣州刺史為晉康太守劉思道所殺

與安北諮議參軍孫詵書

吳郡陸法真歷官有清節嘗為劉秀之安北錄事參軍希與洗書

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玄外

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高官下秉操不衰計當日

夕相與申意 宋書

劾謝洸奏 宋起居注泰始二年希為御史中丞奏○洸一作沈

山陰令謝洸親憂未除嘗著青絳納兩襜請免洸前

所居官

東平冲王服制議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有司奏故十六皇弟休倩薨天年

始及殤追贈謚東平冲王服制有未成准禮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陸澄議有司尋澄議無明證却使秉正澄重議更上右丞羊希參議詔可

陸澄議

案禮有成人道則不為殤今既追胙土宇遠崇封秩

圭黼備典成熟大焉典文式昭殤名去矣夫典文垂

式元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制全丈夫之義安有名

班爵首而可服以殤禮

重議

竊謂贈之為義所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

者便成卿贈之以王不為王乎然有有在生而封

或既沒而爵俱受帝命不為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

以存亡異數今璽策咸秩是成人之禮群后臨哀非

下殤之制若喪用成人親以殤服末學含疑未之或辨敢求詳衷如所稱

羊希參議

尋澄議既無畫然前例不合准據案禮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者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

沈演之

字臺真吳興武康人歷吏部尚書太子右衛率

薦劉真道劉道錫表

元嘉十三年東土旱遣楊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巡

行在所上表上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真道為步兵校尉

宰邑剽政必以簡惠成能莅職闡治務以利民著績故王奐見紀於前升卿流稱於後竊見錢唐令劉真道餘杭令劉道錫皆奉公卹民恪勤匪懈百姓稱詠訟訴希簡又翦蕩凶非屢能擒獲災水之初餘杭高堤崩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先吏民親執板築塘既還立縣邑獲全經歷諸縣訪覈名實並為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

嘉禾頌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嘉禾生華林園及景陽山中領軍吉陽縣侯沈演之奏頌

煥炳禎圖昭晰瑞典運傾方闕時亨始顯綈狀既章鳥文斯辯於皇聖辟承物紀遠明兩辰麗昌輝天衍

其理妙位崇事神業盛淵渥德澤虛寂道政協化安
心調樂移性玉衡從體瑤光得正臣星垂采景雲立
慶其二極仁所被罔幽不攘至和所感靡况弗彰鶴出
丹穴鸚起西湘白鹿踰海素鳥越江結響穹陰儀形
鍾陽其三治人奉天迺勤迺格黛未倣載高廩已積嘉
禾重穆甘露流液擢秀辰畦揚穎角澤離穰合豪榮
區蔭斥其四盈箱徵殷貫桑表周今我大宋靈貺綢繆
帝終撝謙繹思勿休躬薦宗廟温恭率由降福以誠
孝享虔羞其五頒趾推功登徽叡詔恩覃隱顯賞延荒
徼河濂海夷山華岳燿憬琛奠賚兼澤委效日表地

外改服請教其六茂對盛時綏萬屢豐厭厭歸素秩秩
大同上藏其用下知所從仰式王度俯歌南風鴻名
稱首永保無窮其七

上白鳩頌表

元嘉二十四年九月白鳩見演之又爲頌表上

臣聞貞裕之美介於盛王休瑞之臻罔違哲后故鳴
鳳表垂衣之化翔鶴徵解網之仁陛下道德嗣基聖
明纘世教清鳥紀治昌雲官禮漸同川澤浹末徼天
嘉明懿民樂薰風星辰以之炳煥日月以之光華神
圖祇緯盈觀闕序白質黑章充物靈囿應感之符畢
臻而因心之祥未屬以素鳩自遠毳翰歸飛資性閑

淑羽貌鮮麗既聞之先說又親覩嘉祥不勝藻抃上
頌一首辭不稽典分乏采章愧不足式昭皇慶崇讚
盛美蓋率輿誦備之篇末其頌曰有哲其儀時惟皓
鳩性颺五教名編素丘殷曆方昌婉翹來遊漢錄克
華爰降爰休其一於顯盛宋叡慶遐傳聖皇在上道照
鴻軒稱施既平孝思永言人和于地神豫于天其二禮
樂孔秩靈物咸昭白雀集苞丹鳳棲郊文騶儷跡嘉
穎抽苗灼灼縞羽從化馴朝其三豈伊赴林必周之栢
豈伊歸義必商之所惟德是依惟仁是處育景陽獄
淮姿帝宇其四刑曆頌興理感迭通雉飛越常鷺起西

雖烝然戾止寶兼斯容壹茲民聽穆是王風其五

扶令育

訟彭城王義康表義康坐劉湛等出鎮豫章前
龍驤將軍巴東扶令育詣闕

上表收付建
康獄賜死

蓋聞哲王不逆切旨之諫以博聞為道人臣不忌殲
夷之罰以盡言為忠是故周昌極諫馮唐面折孝惠
所以克固儲嗣魏尚所以復任雲中彼二臣豈好逆
主于時犯顏違色者哉又袁盎之諫孝文曰淮南王
若道遇死則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文帝不用追悔
無及臣草莽微臣竊不自揆敢抱葵藿傾陽之心仰

慕周易匪躬之志故不遠六千里願言命侶謹貢丹
愚希垂察納伏惟陛下躬執大象首出萬物王化成
通三才必理闢大人之路開大道之門搜殊逸於巖
穴招奇英於仄陋窮谷無白駒之倡喬岳無遺寶之
嗟豈特羅飛翮於垂天網沉鱗於溟海况於彭城王
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哉一旦黜削遠送南
服恩絕於內形隔於遠躬離明主身放聖世草萊黔
首皆爲陛下痛之臣追惟景平元嘉之釁幾於危殆
三公託以興廢之宜密懷不臣之計台輔伺隙於京
甸強楚窺窬於上流或顯逆而陵主有生之所懦恐
神祇之所忿忌也賴宗社靈長廟筭流遠灑滌慶埃
殲馘醜類氛霧時靖四門載清當爾之時義康豈不
預參皇猷均此休否哉且陛下舊楚形勝非親勿居
遂以驃騎之號任以藩夏之重撫政南郢綏民遏寇
蟠皇宋之澤以洽幽荒陛下之潤被之九有豈直南
荆之民沾渥而已焉遂召之以輔宰又寄之以和味
旣居三事又牧徐揚所以幽顯齊歡人神同怵莫不
言陛下授之爲得義康受之爲是也今如何信疑貌
之似闕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謬之愆可責之罪正可
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且廬陵王往事足以知今

此乃陛下前車之殷鑒後乘之靈龜也夫曾子之不
殺忠臣之篤譬二告而猶織仁王之令範故詩云無
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又云兄弟雖鬩不廢親也尚書
云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可以親百姓兄弟
安可棄乎臣伏願陛下上尋往代黜廢之禍下惟近
者讒言之釁廬陵王旣申寃魂於后土彭城王亦弭
疑愆於宋京豈徒皇代當今之計蓋竊良史萬代之
美也且諂譏難辨是非易黷福始禍先古人所畏故
愛身之士自爲已計莫不結舌杜口孰肯冒忌干主
哉臣以頑昧獨獻微管所以勤勤懇懇必訴丹誠者
實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遂令陛下有棄弟之
責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况書言記事史豈能屈
典謨而諱哉脫如臣慮陛下恨之何益揚子雲曰獲
福之大莫先於和穆遘禍之深莫過於內難每服斯
言以爲警戒矧今覩王室大事豈得韜筆默爾而已
哉臣將恐天下風靡離間是懼遂令宇內遷觀民庶
革心欲致康哉實爲難也陛下徒云惡枝之宜伐豈
悟伐柯之傷樹乃往古之所悲當今所宜改也陛下
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垂訊芻蕘之謀曲察狂瞽之
計一發非意之詔逮訪博古之士速召義康返于京

甸兄弟協和君臣緝穆息宇內之譏絕多言之路如是則四海之望塞讒說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安彭城王哉若臣所啓違憲於國爲非請卽伏誅以謝陛下雖復分形赴鑊煮體烹屍始願所甘豈不幸甚

范曄

字蔚宗車騎將軍泰少子出繼從伯弘之博涉經史善爲文章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

言彭城王義康奏

義康爲大將軍被黜鎮豫章

先爲員外散騎侍郎久不調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天子義康當之因引曄外甥謝綜與相署置謀立義康曄欲探時旨乃言上不納逆謀旣定熙先使弟休生以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用

密計曄乃詐謀以上祖道衡陽南平王日爲亂而差互不得發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湛之表上其事悉伏誅元嘉二十二年九月也

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詆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况義康奸心豐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重階亂骨肉之際人所難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

詐彭城王義康與丹陽尹徐湛之書

吾凡人短才生長富貴任情用已有過不聞與物無恒喜怒違實致使小人多怨士類不歸禍敗已成猶不覺悟退加尋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復補然

至於盡心奉上誠貫幽顯拳拳謹慎惟恐不及乃可恃寵驕盈實不敢故爲欺罔也豈苞藏逆心以招灰滅所以推誠自信不復防護異同率意信心不顧萬物議論遂致讒巧潛構衆惡歸集甲姦險好利負吾事深乙凶愚不齒扇長無賴丙丁趨走小子唯知諂進伺求長短共造虛說致令習隴骨肉誅戮無辜凡在過釁竟有何徵刊以豐所加同之元惡傷和枉理感徹天龍史虹幽逼日苦命在漏刻義慨之士時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間物情土崩瓦解必在朝夕是爲釁起羣賢濫延國家夙夜憤踊心腹交戰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懷義秉理者寧可不識時運之會而坐待橫流耶除君側之惡非唯一代况此等狂亂臯孰終古所無加之翦戮易於摧朽耶可以吾意宣示衆賢若能同心奮發族裂逆黨豈非功均勩業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侵濫若有一豪犯順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羣賢皆當謹奉朝廷動止聞啓往日嫌怨一時豁然然後吾當謝臯北闕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無恨勉之勉之

宋書

獄中與諸甥姪書

畢初爲尚書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及旣被収於

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沈約云畢自序並實故存之

吾狂覺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臯人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憤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

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

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末開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

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耶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宋書
○洪邁隨筆云宋書謝儼傳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嚴搜撰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

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為恨其志今闕畢獄中與諸甥姪書曰既造後漢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具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此說與儼傳不同然儼傳所云乃范紀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書却無殊不可曉劉昭注補志三十卷至本朝乾興元年判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闕

和香方序

畢撰和香方其序所言悉以比類名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

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

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和易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榛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

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

雙鶴詩序

目有寄余雙鶴者其一揚翰皎潔響逸九臯其一翅折志衰自視缺然余因歎玩之遂為之詩

孔休先

熙先弟○檄在先故置此

詐為徐湛之檄征鎮文

揚州刺史徐湛之告四方王公守宰夫休否相乘天道無常狂狡肆逆明哲是殛故小白有一匡之勳重耳有翼戴之德自景平肇始皇室多故大行皇帝天誕英姿聰明睿武拔自藩國嗣位統天憂勞萬機秉

心庶務是以邦內安逸四海同風而頃年以來姦豎
亂政刑法違衷陰陽舛致使釁起蕭牆飛禍卒集賊
臣趙伯符積怨含毒遂縱兇醜肆兵犯蹕禍流儲貳
崇樹非所傾墜皇基罪百浞豷過千玄莽開闢以來
未聞斯比率土叩心華夷泣血咸懷亡身之誠同思
糜軀之報湛之畢與行中領軍蕭思話行護軍將軍
臧質行左衛將軍孔熙先建武將軍孔休先忠貫白
日誠期幽顯義痛其心事傷其目投命奮戈萬殞莫
顧卽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雖豺狼卽斃誰新告始
而普天無統羣蒙靡係彭城王體自高祖明明在躬
德格天地勲溢區宇世路威夷勿用南服龍潛鳳棲
于茲六稔蒼生饑德億兆渴化豈惟東征有鴟鴞之
歌陝西有勿剪之歎而已哉靈祇告徵祥之應讖記
表帝王之符上愜天心下合人望正位辰極非王而
誰今遣行護軍將軍臧質等齎皇帝璽綬星馳奉迎
百官備禮駱驛繼進並命羣師鎮戍常若干撓義徒
有犯無貸昔年使反湛之奉賜手敕逆誠禍亂預覩
期萌今宣示朝賢共拯危溺若無斷謀事失於後機
遂使聖躬濫酷大變奄集哀恨崩裂撫心摧梗不知
何地可以厝身輒督勵庭頓死而後已

孔熙先

魯郡魯人默之子默之為廣州刺史坐臧彭城王保免熙先密懷報因成逆謀

獄中上文帝書

所陳並天文占候識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

囚小人猖狂識無遠概徒徇意氣之小感不料逆順之大方與第二弟休先首為奸謀干犯國憲罄膾脯醢無補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苞天海錄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逮之詔恩非望始沒有遺榮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夫盜馬絕纓之臣懷璧投書之士其行至賤其過至微由識不世之恩以盡軀命之報卒能立功齊魏致勳秦楚囚雖身陷禍逆名節俱喪然少也忼慨竊慕烈士之遺風但墜崖之木事絕升墜覆盆之

水理垂收汲方當身膏鈇鉞詒誠方來若使覓而有靈結草無遠然區區丹抱不負夙心貪及視息少得申暢自惟性愛羣書心解數術智之所周力之所在莫不窮攬究其幽微考論既往誠多審驗謹略陳所知條牒如故別狀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

徐湛之

字孝源東海剡人司徒羨之兄孫歷尚書僕射元凶劭弒逆併見殺

上書范曄謀道表

臣與范曄本無素舊中忝門下與之鄰省屢來親就故漸成周旋比季以來意態轉見傾動險忌富貴精

深自謂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譏謗聖
 時乃上議朝廷下及藩輔驅扇同異恣口肆心如
 之事已具上簡近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將
 軍府吏仲承祖騰畢及謝綜等意欲收合不逞規有
 所建以臣昔蒙義康接盼又去歲羣小為臣安生風
 塵謂必嫌懼深見勸誘兼云人情樂亂機不可失識
 緯天文並有徵驗畢尋自來復具陳此并說臣論議
 轉惡全身為難即以啓聞被敕使相引究其情狀
 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心手墨翰跡謹封上
 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臣聞於交士聞此逆謀臨
 啓震惶荒情無措

文帝詔報

湛之表如此良可駭惋畢素無行檢少負瑕釁但以
 才藝可施故收其所長頻加榮爵遂參清顯而險利
 之性有過谿壑不識恩遇猶怨憤每存容養冀能悛
 革不謂同惡相濟狂悖至此便可收掩依法窮詰

自理表

范畢等謀逆湛之始與之同後發其事
 所陳多不盡為畢等款辭所連詣廷尉
 歸罪上慰遣之湛之
 復上表優詔不許

賊臣范畢孔熙先等連結謀逆法靜尼宣分往還與
 大將軍臣義康共相脣齒備於鞠對伏尋仲承祖始

達熙先等意便極言姦狀而臣兒女近情不識大體
上聞之初不務指斥紙翰所載尤復漫略者實以凶
計既表逆事歸露又仰緣聖慈不欲窮盡故言勢依
違未敢縷陳情旨無隱已昭天鑒及羣凶收禽各有
所列畢等口辭多見誣謗承祖醜言紛紜特甚乃云
臣與義康宿有密契在省之言期以爲定潛通姦意
報示天文末云熙先縣指必同以誑於畢或以智勇
見稱或以愚懦爲目旣美其信懷可覆復駭其動止
必啓凡諸詭妄還自違伐多舉事端不究源統齋傳
之信無有主名所徵之已死沒首尾乖互自爲

誘引之辭以爲始謀之證銜臣糾告並見
言必見禍陷伏自探省亦復有由昔義
出之始較臣入相伴慰晨夕覲對經踰旬日逆
圖成謀難無顯然懟容異意頗形言旨遺臣利刃期
以際會臣苦加諫譬深加距塞以爲怨憤所至不足
爲慮便以關啓懼成虛妄思量反復實經愚心非爲
納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畢釋中間之憾致懷蕭
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幸亦不宣達陛下敦惜天
倫彰於四海藩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不容
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淺辭

達熙先等意便極言姦狀而臣兒女近情不識大體
上聞之初不務指斥紙翰所載尤復漫略者實以凶
計既表逆事歸露又仰緣聖慈不欲窮盡故言勢依
違未敢縷陳情旨無隱已昭天鑒及羣凶收禽各有
所列畢等口辭多見誣謗承祖醜言紛紜特甚乃云
臣與義康宿有密契在省之言期以爲定潛通姦意
報示天文末云熙先縣指必同以誑於畢或以智勇
見稱或以愚懦爲目既美其信懷可覆復駭其動止
必啓凡諸詭妄還自違伐多舉事端不究源統齋傳
之信無有主名所徵之人又已死沒首尾乖互自爲

矛盾即臣誘引之辭以爲始謀之證銜臣糾告並見
怨咎縱肆狂言必見禍陷伏自探省亦復有由昔義
康南出之始較臣入相伴慰晨夕覲對經踰旬日逆
圖成謀雖無顯然懟容異意頗形言旨遺臣利刃期
以際會臣苦加諫譬深加距塞以爲怨憤所至不足
爲慮便以關啓懼成虛妄思量反復實經愚心非爲
納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畢釋中間之憾致懷蕭
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幸亦不宜達陛下敦惜天
倫彰於四海藩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不容
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淺辭

色之間往往難測臣每懼異聞皆畧而不答惟心無
邪悖故不少以自嫌悽悽丹實具如此啓至於法靜
所傳及熙先等謀知實不早見關之日便卽以聞雖
晨光幽燭曲昭窮款裁以正義無所逃刑束骸北闕
請罪司寇乾施含宥未加治考中旨頻降制使還往
仰荷恩私哀惶失守臣殃積罪深丁罹酷罰久應屏
棄未謝人理况奸謀所染忠孝頓闕智防愚淺闇於
禍萌士類未明其心群庶謂之同惡朝野側目衆議
沸騰專信離隙之辭不復稍相申體臣雖篤下情非
木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劔爲易而覩然視息忍此
餘生實非苟妄微命假延漏刻誠以負戾灰滅貽惡
方來貪及視息少自披訴冀幽誠丹款倘或昭然雖
復身膏草土九泉無恨顯居官次垢穢朝班厚顏何
地可以自處乞蒙矜放伏待鈇鑕

翠龜表

初學記

句容縣人獲龜一頭體被翠毫騰路飛集

孟靈休

昶之子襲臨汝
公官祕書監

與何勗書

邕穆之之孫嗣封南康郡公嗜食瘡痂以爲
味似鰓魚嘗詣靈休靈休先患疥瘡瘡痂落
床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
休瘡痂未落者悉禡取以飴邕邕旣去靈休

與勗書南昌國史二百許人
遞互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 宋書

何勗 無忌子襲封安成公官侍中

與江夏王義恭牋

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出行於道遇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曰

承復須古物今奉秦李斯狗枷漢相如犢鼻 謝綽宋拾遺錄

何長瑜 東海人謝靈運既東與長瑜及族弟惠連頽川荀雍太山羊璿之等以文章賞會謂

友之四

寄宗人何勗書

臨川王義慶召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勗以韻語叙義慶州府僚佐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所統會城令及廬陵王紹鎮尋陽以為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

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

宋書○展為臧質長史及質反應從誅何尚之上言得免

孔覲 字思遠會稽山陰人歷輔國將軍行會稽郡事從東師起兵敗見殺

辭衡陽王義季牋

覲少有風力好讀書歷義季安西主簿戶曹參軍嶺南義陽太守轉署記室奉牋固辭義季不能奪遂得免

文苑 卷十三
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覬遜業之舉無聞於鄉部惰游之貶有編於疲農直山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抃風儻潤憑附彌年今日之命非所敢冒昔之學優藝富猶尚斯難况覬能薄質魯亦何容易覬聞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陳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覬雖不敏常服斯言今寵籍惟舊舉非尚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允視聽者也伏願天明照其心請乞改今局授以閑曹則見鶴從方所優去矣

又

夫以記室之要宜須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覬學不綜貫性又疏惰何可以屬知祕記秉筆文閨假吹之尤方斯非濫覬少淪常檢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若實有螢爝增輝光景固其騰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敢自求從容保其澹逸伏願矜其魯拙業之有地則曲成之施終始優渥

並宋書

劉興祖

伐河北議

元嘉二十九年太祖更遣將張永王玄謨等伐魏青州刺史劉興祖建議

伐河北上意止存河南不伐納玄謨攻碣礮不尅退還

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意外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

大衆轉輸方勞伐罪弔民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
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關內之衆裁足自守愚
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已北民人尚豐兼麥
已向熟資因爲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
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城守之外可有三千人今更
發三千兵假別駕崔勳之振威將軍領所發隊并二
州望族從蓋柳津直衝中山申坦率歷城之衆可有
二千駱驛俱進較略二軍可七千許人旣入其心腹
調租發車以充軍用若前驅乘勝張永及河南衆軍
便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愚計謬允宜並建司牧
撫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嶺冀州刺史向井陘并州
刺史屯鴈門幽州刺史塞軍都相州刺史備大行因
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濟河之日請
大統版假常忿將率憚於深遠勳之等慷慨之誠誓
必死效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尅捷不爲大傷並
催促裝束伏聽敕旨

劉亥之

北征上計

元嘉起居注

以今月十二日入泗口緣道把沙開溝以夜繼日日
才行十餘里或七八里

劉損

御史中丞

糾廣州刺史韋朗奏

元嘉起居注

風聞前廣州刺史韋朗蒞任虐法暴濁寔彰於州於
廣州所造鏤銀鈴二枚朱牙楯三十幡朱畫青綾盾
三十五幡犀白鎧六領白席三百二十領銀塗漆屏
風二十三牀又綠沉屏風一牀請以見事追免朗前
所居官

袁璠

論荀萬秋啓

元嘉起居注

領曹郎中荀萬秋每設事緣私遊肆其所之豈可復

參列士林編名天閣請免萬秋所居官

袁淑

字陽源陳郡陽夏人歷太子左衛率元凶謀弒不從被殺

謝中丞章

太平御覽

竊惟此職昭贊實預損益必須兼威正刺骨窮文

使權家勳族不敢藉強而侮物戚門右姓不得稱雄

以掩衆昔傳咸治臣僚戢懼孫寶移疾卿尹皆怠

禦虜議

淑元嘉末為御史中丞時索虜南侵至瓜步太祖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

臣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絕波之鱗宕流則枯竭寇

遺醜趨致畿甸蟻萃螽集聞已崩殪天險巖曠地限

深遐故全魏戢其圖盛晉輟其議情屈力殫氣挫勇

竭諒不虞於來臨本無怵於能濟矣乃者變定携遠
阻違授律由將有弛拙故士少鬪志圍潰之衆匪寇
傾淪攻制之師空自班散濟西勁騎急戰楚旅淮上
訓卒簡備靡旗是由綏整寡衷戎昭多昧遂使拷潞
入患泉伊來擾紛殄姬風泯毒禹績騰書有渭陰之
迫懸鋒均咸陽之警然而切揣虛實伏匿先彰校索
伎能譎詭旣顯綿地千里彌行雖未張裏躓矱後先
介逼捨陵衍之習競湍沙今虹見萍生土膏泉
動津陸陷溢疔禍洊興芻藁已單米粟莫係水寓衿
帶進必傾實河溢扁固退亦隳滅所謂栖烏於烈火

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損緩江右寬繕淮內竊
謂拯扼閩城舊史爲允棄遠涼土前言稱非限此要
荒猶弗委割况聯被京國咫尺神甸數州推掃列邑
殲瘼山淵反覆草木塗地今丘賦千乘井竿萬集肩
摩倍於長安締袂百於臨淄什一而籍寔慊民願履
畝以稅旣洽農租戢兢戰心人含銳志皆欲贏糧請
奮釋緯乘城謂宜懸金鑄印要壯果之士重幣甘辭
招推決之將舉薦板築之下抽登臺皂之間賞之以
焚書報之以相爵俄而昭才賀闕異能間至戎貪而
無謀肆而不整迷乎向背之次謬於合散之宜犯軍

志之極害觸兵家之甚諱咸畜憤矣僉策戰矣稱願
影從謠言緡命宜選敢悍數千驚行潛掩偃旗裹甲
鉗馬銜枚會稽而起晨壓未陣旌譟亂舉火鼓四臨
使景不暇移塵不及起無不禽鍛獸讐冰解霧散掃
洗哨類漂鹵浮山如有決孚漏網遂窠逗穴命淮汝
戈船遏其還逕究部勁卒梗其歸塗必翦元雄懸首
麾下乃將隻輪不返戰轆無旋矣於是信臣騰威武
士繕力緹組接陰鞞柝聯響若其僞遁羸張出沒無
際楚言漢旆顯默如神固已日月蔽虧川谷蕩貧負
塞殘孽阻山燼黨收險竊命憑城借土則當因威席
卷乘機芟剿泗汴秀士星流電燭徐阜嚴兵雨湊雲
集蹙亂桑溪之北搖潰瀚海以南絕其心根勿使能
植銜索之枯幾何不盡是由涸澤而漁焚林而狩若
浚風之儻輕籜杲日之拂浮霜旣而尉洽荷掠之餘
望弔網悲之鬼然後天行樞運焱舉煙升青蓋西巡
翠華東幸經啓州野滌一軫策俾高闕再勒燕然後
銘方乃奠山沉河創禮輯策闡燿炎昊之遺則貫軼
商夏之舊文今衆賈拳勇而將術踈怯意者稔秦日
積承平歲久邑無驚赴之急家緩餽戰之勤闕閱訓
之禮簡參屬之飾且亦薦採之法庸未蕝歟若乃邦

造里選擢論深切躬擐盡幽斬帶尋遠設有沉明能
照俊偉自宣誠感泉雨流通金石氣懾飛賁知窮直
起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明損益之宜能揆合民心
愚叡物性登丹墀而敷策躡青蒲而揚謀上說辰鑒
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紓國救災恤患期宜拔過寵貴
之上褒升戚舊之右別其旂章榮其班祿出得專譽
使不稟命降席折節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淮陰
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竊符之捷夷裔暴狼內外侮棄
始附之衆分茂無序蠱以威利勢必携離首順之徒
靡然自及今涖繹故典灑土纓綏翦焉幽播折首凶

狡是猶眇者願明痿之思步動商遄會功終易感劫
晉在於善覘全鄭寔寄良謀多縱反間汨惑心耳發
險易之前抵興喪之術衝其猜伏拂其嫌嗜汨以連
率之貴餌以析壤之資罄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銳振
辯則堅圍可解馳羽而巖邑易傾必府鬲土崩枝幹
瓦裂故燕樂相悔項范交疑矣或乃言約功深事邇
廣應齊圉反駕趙養還君盡輿誦之道畢能事之效
臣幸得出內層禁游心明代澤與身泰恩隨年行無
以逢迎昌運潤飾鴻法今塗有遺鏃蠶未息蜂敢思
涼識少酬閔施但坐幕旣乏昭文免胄不能致果竊

觀都護之邊論屬國之兵謨終晁之抗辭杜耿之言
事咸云及經之棘猶闕上竿燭邪之敬裁収下策自
恥懦木智不綜微敢露昧見無會昭採

與始興王濬書

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
謂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

袁司直之視館敢寓書於上國之宮尹日者猥枉泉
賦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遑無或違貳懼非郊贈之
禮覲饗之資不虞君王惠之於是也是有憐焉弗圖
旦夕發咫尺之記籍左右而請以爲胥授失青爰速
先幣曾是附庸臣委末學孤聞者如之何勿疑且亦

國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况
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諸侯有以觀
大國之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節清廉好是
潔直以不邪之故而貧聞天下寧有味夫嗟金者哉
不腆供賦束馬先璧以俟命惟執事所以圖之

與何尚之書

尚之爲尚書令領太子詹事致仕於方山著
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
志淑爲太子左衛率與尚之
言詔書敦勸尚之復攝職

昨遣脩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亦事
難斯貴俾踈班邴魏通美於前策龔貢山衛淪慙乎

曩篇規迨休告雪滌素懷冀尋幽之歡畢缺玄之適

但淑逸操偏迴野性嘗滯果滋冲寂必沈樂忘歸然

而已議塗聞者謂丈人微明未耗譽業方籍儻能屈

事康道降節殉務舍南瀕之操淑此行求決矣望眷

有積約日無誤宋書○尚之宅在南瀕寺側故云南瀕

弔古文

賈誼發憤於湘江長卿愁悉於園邑彥真因文以悲

出伯喈銜史而求入文舉䟽誕以殃速德祖精密而

禍及夫然不患思之貧無苦識之淺士以伐能見斥

女以驕色貽遣以往古為鏡鑒以未來為鍼艾書余

言於子紳亦何勞乎著蔡

鷄九錫文下並袁淑
誹諧集

維神雀元年歲在辛酉八月己酉朔十三日丁酉帝

顓頊遣征西大將軍下雉公王鳳西中郎將白門侯

扁鵲咨爾浚鷄山子維君天姿英茂乘機晨鳴雖風

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今以君為使持節金西蠻

校尉西河太守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為會稽公以前

浚雞山子為湯沐邑君其祗承予命使西海之水如

帶浚雞之山如礪國以求存爰及苗裔

賀表

浚山侍郎丁鴻舍人鳧亭男梁鴻郎中蘇鵠死罪伏
惟君德著朝野勲加鷓鴣故天王鳳皇特錫位封今
鳳鵠等在栢外願時拜受不勝欣豫之情謹詣栖下
以聞

驢山公九錫文

若乃三軍陸邁種運艱難謀臣停筭武夫吟歎爾乃
長鳴上黨慷慨應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勲
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者也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
契玄象俯協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忒雖事虛著稱
未足比德爾斯又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
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明也青脊絳身長頭
廣額脩尾後垂巨耳雙磔斯又爾之相也嘉麥既熟
寔須精麩負荷迴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
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勲而加之以衆能是
用遣中大夫閭丘騾加爾使銜勒大鳴鴻臚班脚大
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
廬合浦之朱廬封爾爲驢山公

大蘭王九錫文

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
豪豨册命大蘭王曰咨惟君稟太陰之沈精標羣形

於玄質體肥腴而洪茂長無心以遊逸資參養於人
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昔封國殷商號曰
豕氏葉隆當時名垂于世此君之美也白蹄彰於周
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出于人口經千載而流響此
君之德也君相與野遊唯君為雄顧羣數百自西徂
東俯歎沫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猛毒必噬有敵必
攻長驅直突陳無全鋒此君之勇也

常山王九錫文

及至圖身失所羈束人門馴纓服制惟意所牽登楹
而遨抱梁而眠拾撫遺餘恣口所便

遊新亭曲水詩序

太平御覽

離榭脩幕陵隧彌阜鑣容旆綵裒野麗雲

宗炳

字少文南陽涅陽人有隱操累加徵辟不應元嘉二十年終于江陵

師子擊象圖序

初學記

梁伯玉說沙門釋僧吉云嘗從天竺欲向大秦其間
忽聞數十里外哮哮檻檻驚天怖地頃之但見百獸
率走踰地足絕而四巨象俄焉而至以鼻卷泥自厚
塗數尺數數噴鼻隅立俄有師子三頭崩石析木直
搏四象以殪盤石血若溢泉巨樹草偃

俄御覽作虺盤作崩若溢

作溢若

甘頌

煌煌嘉實磊如景星南金其色隋珠其形

御覽作厥

畫山水序

炳善書畫好山水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凡所遊歷皆圖于壁坐卧向之嘗

自為畫山水序

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象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塊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眷戀廬衡契闊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跼石門之流於是畫象布色構茲

雲嶺夫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吉徵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况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崑崙山之夫曠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覩迴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闊則其見彌小今張綃素以遠映則崑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迴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

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巖何以加焉又神本亡
端栖形感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於是閒
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
藜獨應無人之野峰岫崑嶷雲林森渺聖賢映於絕
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為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
孰有先焉宗炳別傳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引載之

雷次宗

字仲倫豫章南昌人隱居廬山元嘉末嘗詣京邑為築招隱館於鍾山西巖下使為

與子姪書

次宗少入廬山事釋慧遠篤志好學隱退不交世務本州辟從事員外散

雲巖夫子姪書以言所志

夫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
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
為性好閒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穉之年已懷遠迹之
意暨于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
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玩
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
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疊疊之業樂以忘憂不知
朝日之晏矣自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
凋索續以釁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
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

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
命崦嵫將迫前途幾何實遠想尚子五岳之舉近謝
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昏衰不及頓尚可厲志
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莫年之
攝養玩歲日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盡於
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脩惜衡泌吾復何憂
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已往家事大小一
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宋書

宋文紀卷第十三



